

王先謙

漢書補注

君宜署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18
26

二十

4.





漢 蘭 臺 令 固 撰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書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賈山 潁川人也 祖父祛 補注先謙曰官本祛作祛下同通志賈山傳作祛 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 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補注沈欽

韓曰言博士弟子此最始亦疑弟子二字為衍文 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 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

不難也 嘗給事潁陰侯為騎 師古曰為騎者常騎馬而從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潁陰

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 補注先謙曰賈子先醒篇君好諂諛而惡至言

言極也文選鄒陽上吳王書察聽其至李善注引劉歆周易注云至極也謂極言之後漢

陰識傳入雖極言正義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極言猶至言也蔡邕傳臣聞國之將興

至言數聞說苑明主者有三懼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論衡至言棄捐 其辭曰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言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言久遠諭願借

秦曰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章帶之士 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章帶曰單章為帶

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 補注先謙曰言賤士修身成令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 師古曰數屢也任謂役事也 赭衣半道羣盜滿山

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 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 師古曰

言被罪者眾也盜賊皆依山為阻故云滿山也 戴目而視傾耳而聽 師古曰

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 一夫大譁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 師古曰譁字與呼同譁叫 秦非

耳而聽言樂禍亂也 虛受堂

漢書五十一

010190611529



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此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此作凡是始皇紀關內離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此總計之詞又云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據此咸陽以西離宮止有二百七十非三百也。鍾鼓帷帳不移而具。補注沈欽韓曰新序刺奢篇魯孟獻子聘于晉趙宣子賜之又為三徒鍾石之懸不移而具先謙曰官本鍾作鐘古本通借。

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也。補注先謙曰阿房之殿高數十仞若於阿上為房也。房字或作房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曰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阿近也。八尺曰仞。補注何焯曰一說近是然始皇紀云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則阿房乃地名並近也之解為贅其地在渭南上林苑中東方朔傳所謂阿城其遺址也。沈欽韓曰東西五里南北千步。補注先謙曰始皇作未畢而死故賈子過秦論秦紀並言二世復作之。

東西五里南北千步。補注先謙曰始皇紀云東西五百步南北五百步正義引三輔舊事云阿房宮東西三百步南北五百步與此不同。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師古曰撓之廣大殿之高敞眾騎馳騁無所迫觸建立旌旗不屈撓撓音女孝反。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補注先謙曰始皇紀二十七年治馳道。若今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師古曰瀕水涯也瀕海謂線海之中道然。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補注王先謙曰三丈中央之地惟皇帝得行樹之以為界。義同。厚築其外隱曰金椎。師古曰築令堅實而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沒入其車馬蓋沿秦制。樹曰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邪徑。

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吏曰督領徒曰役作。曠日十年。師古曰曠言為重役空廢。時日積年歲也。下徹三泉。師古曰三泉之泉言其深也。補注先謙曰始皇紀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秦塗其外。師古曰錮謂鑄而合之也。音紀穿三泉下銅而致椁。應劭曰雄曰青雌曰翠。師古曰錮。異物志云青雌亦而大於翠師。

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師古曰蓬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舉此曰東北人名土塊為蓬顆。師古曰諸家之說者非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舉此曰對冢上山林故言蓬顆蔽冢也。顆音口果反。補注先謙曰顏氏家訓書證篇北土通呼物一出改為一顆按出即塊。秦曰能罷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師古曰篤厚也。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言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言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言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言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言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言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言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言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言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言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言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言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言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言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言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言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言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言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言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言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言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言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言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



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誓誦詩諫師古曰誓

公卿比諫李奇曰相親比而諫也或曰比方事類曰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補注王念孫曰

則正諫其非也師古曰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補注王念孫曰

誤本漢書改之呂覽達鬱篇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庶人傳語近臣進

規親戚補察淮南主術篇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管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說

與此略同而皆作正諫大戴記保傅篇管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說

而公卿四字也士傳言諫過補注先諫曰詳文勢此句不應獨有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

師古曰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曰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

旅眾也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補注先諫曰師古曰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師古曰

饋同進食曰餽餽者少少飲祝餽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餽古饋字謂食不下也曰老人好

酒謂食已而湯口也音府祝餽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餽古饋字謂食不下也曰老人好

作餽沈欽韓曰王逸九思仰長歎兮氣餽結注餽結也洪興祖云與體同先諫曰後漢明帝

紀祝鯁在前祝噎在後與此不同案祝噎當從明紀祝鯁當從本書說文無餽字餽下云

飯傷溼也噎下云語為舌所介也並無食物窒留之義噎下云飯窒也噎下云噎下云

云魚骨也噎下云語為舌所介也並無食物窒留之義噎下云飯窒也噎下云噎下云

噎而不止則診通為噎噎似噎噎二字皆屬氣壅塞亦可通然不如噎噎之為當也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曰自輔弼求修正之士

使直諫師古曰修正謂修身正行者故曰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師古曰視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

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己而改之

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曰為郡縣築長城曰為關塞秦地之

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師古曰胡何然而兵破於陳

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曰適其欲也師古曰適快也昔者周蓋

千八百國師古曰蓋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曰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

三日補注王文彬曰不過歲三日當作歲不過三日此禮記王制文孔疏云謂使民治城郭

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余按詩豳風七月云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禮

郊特牲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是古者力役與於農隙之時以冬三月為候

豐年一旬而三日則一月而九日無年而力役不作則止用九日而已日為限且猶有一日二日之

差而城郭道渠之治安能暫時畢事乎又按本書食貨志毋過歲什一而籍師古曰什一謂

什一與此句例相似而義不同先諫曰貢禹傳正作歲不過三日什一而籍師古曰什一謂

也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師古曰頌者六詩之一美盛秦始皇帝

也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師古曰頌者六詩之一美盛秦始皇帝

曰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師古曰勝堪也罷一君之身耳

所曰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師古曰弋繳射也補注先諫曰言特一君之身

可縱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

為讎師古曰言人人怨家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

狩至會稽琅琊刻石著其功自己為過堯舜統如清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

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天下過於堯舜也其下乃言自己過堯舜可至萬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事補注先諫曰始皇琅琊刻石云功蓋五帝是自以為過堯舜統也縣石鑄鍾虞服虞曰縣

也蘇林曰秦欲平天下法使輕重如石之在稱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縣稱也石百二十斤

稱銅鐵之斤石曰鑄鍾虛言其奢泰也虛猛獸之名謂鍾鼓之附飾為此獸虛音鉅補注先



號有時相襲也。曰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

皇帝者，欲曰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然身死纔數月耳。

師古曰：纔，音才。淺也。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

敢告也。其所曰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

人，殺直諫之士，是曰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主意於邪也。媮，與偷同。補注：王

導諛者，眾導諛也。諛，諛也。或作道諛。莊子：天地篇道諛之人是也。又曰：謂己道人謂己諛人。

道人即諛人也。漁父篇：希意道言，謂之諛。是道與諛同義。故荀子：不苟篇：非諛諛也。賈子：先

醒篇：君好諛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並作道諛。諛與導聲之轉。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

及，謂君好諛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並作道諛。諛與導聲之轉。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

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

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

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

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

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

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

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

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

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

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

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

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

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

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

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

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

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

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

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

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

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

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

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

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諛諛之為導諛，自及之為導諛。



於背表示於人是明刑也後漢書河南尹李燮遇甄邵於塗使卒投諸溝中答捶亂下大署  
帛於其背曰詔貴賈友貪官埋母先謙曰經赦之人不復衣赭沈說乃明刑之事於憐意不  
合解見下文官本而賜之衣補注先謙曰言罪人已赦歸與父子兄弟相見上憐其無髮平  
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師古曰說讀曰悅是言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曰相陛下也師古曰

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曰順陛下也師古曰天  
間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補注先

文廢罷病也從隆聲籀文省作瘞瘞誤字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師古曰鄉  
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補注宋祁曰兔疑作菟先謙曰此

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始  
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曰夏歲二月師古曰時曰十月為歲首則為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

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修先王之道下則為之為作謂為謂古通王引之云夏與漢之二  
月皆建卯之月也因修先王之道故以三代言之而稱夏歲二月欲明所用之二月合於古  
耳非謂漢之二月在卯月也漢紀文帝紀載此文正作歲二月無夏字蓋漢初之  
二月與夏同故或言夏歲二月或言歲二月義得兩通若漢初以夏之二月為五月則漢月  
之名與夏絕殊荀悅不得省夏字矣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

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補注先謙曰古者大臣不媿師古曰媿狎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  
言乃可從容遊豫耳非謂可恣意也師古曰媿狎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

色肅敬之容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補注先謙曰君大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安息曰  
射獵使皆務其方曰高其節師古曰方道也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曰稱大禮師古

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惑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  
議夫游不失樂補注先謙曰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補注先謙曰非當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

也師古曰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曰為變先帝法非是補注先謙曰漢紀上書及諫除鑄  
五年據此文其後云云是前上書不補注先謙曰漢紀上書及諫除鑄

同五年明矣通鑑列前書於一年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補注先謙曰官本訟  
作訟誦是誦說字非是王念孫云訟古通作誦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誦之漢書作誦漢書  
陳湯傳谷永上疏訟湯漢紀作誦皆其證也子京疑誦當作訟而後人輒改之皆未達六書

假借之旨先謙案訟作誦古借字然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曰戒師古曰淮南傳  
非所謂六書假借之旨也王說誤矣師古曰淮南傳

先謙曰淮南傳但言棘蒲侯太子奇不云柴武柴奇也文紀作棘蒲侯太子高五王傳稱棘  
蒲侯柴將軍功臣表云棘蒲侯太子奇以反誅師古曰章下詰責師古曰對曰為錢者

亡用器也而可曰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柄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  
不可長也師古曰長謂畜養也言此事宜速禁絕不可畜養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

不加罰所曰廣諫爭之路也師古曰其後復禁鑄錢云補注先謙曰景帝中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

吳皆曰文辯著名久之吳王曰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  
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

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師古曰倚恃也音於懸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為  
綺反補注王先慎曰黃圖未央東有曲臺殿蓋緣秦宮而名衡應劭曰衡平



也如清曰衡猶稱之權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呂威力疆固非論平

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釋是也補注王念孫曰如說是也

衡天下謂法度加於天下耳李善注文選仍用如說引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

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若讀衡為從橫之橫則縣衡二字義不可通且始皇已滅六國無庸

連衡也下文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乃說二世時事與此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

無涉亦非以從橫對文也先謙曰官本注權作衡是也

法制之行也補注先謙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補注先

引也言相引呂叩函谷咸陽遂危師古曰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秦補注先謙曰引

以爲援也亦與下救兵不專相應爲文今胡數涉北河之外師古曰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

飛鳥下不見伏菟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也一曰覆盡也言

涉北河以下蘇說最近之陽已知趙連旬奴吳交越不欲斥言故謬其辭而云胡攻趙越攻

吳四國有怨救兵不專漢梁淮陽不能助已欲吳王曉其謬辭也然文意僻澀故不可通

鬪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補注宋祁曰轉粟流輸

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趙之河間立遂弟辟彊爲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

復還得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齊濟南郡爲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

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

免六子呂此怨之補注先謙曰惠后訓爲惠帝呂后於文不順釋詁后君也文選東京賦薛

注后帝也惠后即惠帝齊悼惠城陽尊魯元呂后所爲皆在惠帝之世故其子六王追城

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呂趙地王章梁地

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也補注齊召南曰按地理志盧縣濟北王都博縣則濟北屬縣耳注

當云盧博濟北地先謙曰文選注引孟說又曰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與居所封與居誅

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案謂城陽王喜顧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爲三王

念濟北王與居誅死事而怨天子是也

之不專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

爲吳非不敢相救也補注先謙曰陽意本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

國不肯專爲吳以兵相救即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意而謬言胡數入邊諸國各懷私怨大王

不以爲憂恐無專救漢者文選注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消解其意故胡馬遂進

云不能爲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最爲得之如說四國不敢相救師古駁之亦是胡馬遂進

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也言胡爲趙難越爲吳難不

攻長沙而後還舟侵吳也下文云水章邯是其爲文如此青陽吳地沈欽韓曰水經注引蘇

林曰青陽長沙縣也輿地廣記潭州長沙縣故青陽地秦始皇二十六年荆王獻青陽以西

是也先謙曰文選注蘇林曰青陽水名也據水經注引蘇林曰青陽水長沙劉說是韓退之龍說水下土亦

謂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善云此同孟康之義也案水長沙劉說是韓退之龍說水下土亦

用此爲文青陽沈說是越至青陽已據上游將爲吳患下文越亦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

益深則其辭又進然不敢斥言侵吳也其隱顯之義善注備之

東越廣陵已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已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

之所爲大王患也應劭曰時趙王遂北連匈奴吳王濞素事三越故鄒陽微言胡越亦自受

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人之

糧漢折西河已輔大國已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深爲大王患之已錯亂

其語若吳爲憂助漢者也自此曰下乃致其意焉師古曰蘇說是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

也字文選注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

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爲大王患也



較明尚 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師古曰襄舉也補注宋祁曰南本徐錯

多未當 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師古曰底屬也音指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如清曰改

極盡謀 則無國不可奸師古曰奸音干補注先謙曰文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

裾乎 然臣所已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

說大王之義師古曰言在下風側聽高尙美悅大王之行義也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文故

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補注先謙曰志不可聽文選志作至李善注云劉臣聞鷺鳥案百

不如一鴉孟康曰鷺大鴉也如清曰鷺鳥比諸侯鷺比天子師古曰鷺擊之

國傳云全代之時也補注先謙曰全趙之時猶韓安武力鼎土袷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

昭曰說文袷服也師古曰袷服也鼎土舉鼎之士也叢臺趙王之臺也在邯鄲袷音州縣之縣補注錢大

引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師古曰幽王謂趙幽王友也湛讀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

能還厲王之西也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然而計議不得補注先謙曰然而文選作然

亦為然而說 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師古曰諸謂專諸賁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師古曰

音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張晏曰據函谷關立為天子諸國聞文帝入

後使東牟朱虛東襄義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

父讀曰南 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對齊王太子為王其中心有小小嬰兒者文帝於齊

說也補注劉奉世曰使東牟朱虛東言其東使就王封也師古曰南深割也

陽文三子是矣則知此或說非也先謙曰義父交選壤子王梁代如清曰文帝之二子晉

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江浙本謂作諱於理最切言謂者漫而無統沈欽韓曰方言履盛也

秦晉或曰履梁益之間凡人言盛及其所愛倚其肥盛謂之履師古曰履盛也

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壤子謂出土分與諸子益曰淮陽補注先謙

也先謙曰文三王傳代王武徙王淮陽復徙王梁太原王參徙王代

二年武自淮陽徙王梁史表云淮陽為郡是時蓋 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

併屬梁賈誼傳所云割淮陽北邊列城以益梁也

等哉應劭曰仆僵仆也濟北王與居反見誅囚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雍所

以謀反誅也言濟北屬王之死皆以象平等故 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

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補注先謙曰謂漢用事大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

過計於朝如清曰新垣平許言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其在乎弗則我

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師古曰言吳當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

先謙曰文選水作灌下荆 兵不畱行師古曰言無所稽畱不廢於行補注收弊民之倦東

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水攻則章邯亡其城陸擊則荆王呂失其地如清曰

也謂項 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但幾微乃著見也或曰

之安諸侯不當妄起邪意應說是也補注劉攽曰幾讀曰冀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

先謙曰國家謂吳言高帝之成功有天命非今所可幾幸也



言補注宋祁曰內疑作納先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

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師古曰忼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之間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也其下亦同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言為世所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詬病也遭讒而死身被惡名是負索也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曰為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涪曰白虹貫日為君為燕丹去厚養荆

兆師古曰精誠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太白食昂義亦如之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涪曰白虹貫日為君為燕丹去厚養荆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聞軻死事不立太子曰吾知其然也改選引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虹貫日不徹也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屢疑之事詳國策畏之者畏其不去也白虹貫日乃軻發後事陽特舉以見軻之精誠達

天取與衛先生之事為配如李泥於正文以見虹貫日不徹知事不成釋此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文畏字之義小司馬轉謂說長於王不思與下文信不徹主情事不合也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昂昭王疑之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白食昂食干歷之也如涪曰太白天之將軍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先謙曰官本無誠字引宋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為世所疑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王人獻寶楚王誅之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別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子胥鳴夷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名曰鳴夷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如新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面之人注文不誤末說誤也集解引桓譚新論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也文選注

引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即引孟注於至字上妄增不相知三字

不可通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對語兩蓋相切小欵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荆軻欲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而存魏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呂蘇秦不信於

天下為燕尾生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志亡軀故曰為燕尾生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尾生之時也與此語類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事亦不師古曰介謂問也補注周壽昌曰介特也言陽特立於勝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

魏文侯拔中山說苑復思篇吳起為魏將攻中山為軍人吮疽無曰圭取中山事圭與孟

子同時問答據呂覽先識篇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辭去又之齊齊王欲留



一白圭與樂羊吳起同時為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按劍而怒魏將兵者官本注不重魏字

食曰馱馱孟康曰馱馱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白圭顯於中山師古曰拔中山之功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呂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師古

也豈移於浮辭哉師古曰不曰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補注宋祁曰南本賢從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臙脚於宋宰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補注先謙曰集

策及呂范睢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應劭曰魏人也魏相魏齊疑其曰國陰事告齊乃侯拉摧也音盧合反補注錢大昭曰文選拉作摺案春秋公羊傳莊公元年拉幹而殺之

史記公子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摺其脅楊雄傳范睢以折摺而危穰侯晉灼曰摺古拉字先謙曰索隱應侯傳作折摺摺齒是也說文云拉摧也音力答反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書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

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師古曰言直道而行不求朋黨之助謂忠信必可恃也畫計也記作是曰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雍之河雍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

河出為雍又曰江有洮河有雍雍音於龍反服虔曰雍州之河非也補注王念孫曰雍讀為養謂蹈養而自沈於河也與九二養敵漏釋文養作雍北山經縣雍之山郭璞曰音汲

養水經晉水篇作縣養是養與雍古字通也史記作申徒狄自沈於河索隱曰新序作抱養自沈於河沈於水耳莊子謂申徒狄負石入海申徒狄蹈雍之河此尤其明證也服虔以

懼形骸之不深魂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徒狄蹈雍之河此尤其明證也服虔以服虔曰作服云索隱莊子申徒狄誅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章昭曰官本注人也作介士也下

本又為後人因誤注而妄改也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周之末世人也師古曰負石者欲徐衍負石伐子自釋守分亡身握石失軀宋均曰狸猶殺也力之切不容於世補注宋祁曰容字下一添義不苟取比周於

朝日移主上之心師古曰此言朝日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六朝曰結連朋黨比周相權杜預曰此近也周密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曰政往干之乏資乞食已自致也甯戚飯牛車下

桓公任之曰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語說之曰為大夫師古曰矸字與岸同甯戚也薄止也甯音下諫反曼音莫幹反補注宋祁

曰注文高字合作商韓昌黎詩云為我商聲謳乃用此事也浙本亦作商作高蓋監本誤刊耳先謙曰宋說是也集解引應劭說正作商歌索隱商歌者謂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

為商聲而歌也或云商旅人歌也二說並通案商旅之說誤也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於眾口哉故偏聽生

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師古曰季孫魯大夫季桓子也名斯論語云齊人歸公受齊之女樂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補注齊召南曰子冉史記作子

欲令去孔子也襄公時人墨翟在孔子之後子冉當另是一人文穎注非也索隱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相輩或以子冉為夫曰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已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

也師古曰美金見毀眾共疑之數被燒鍊已至銷鑠讒佞之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也知補注沈欽韓曰周語眾志成城眾口鑠金注眾口所誣雖金猶可消鬼谷子權篇眾口鑠金言有曲故也御覽八百十一風俗通稱俗說云云與師古同非本意也先謙曰索隱大

顏云讒人積久語毀則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為之消滅也此師古所本案金骨皆以最堅者言眾口積毀雖金可鑠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師古曰伯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師古

之二王蓋也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相刺篇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並顯齊秦則子臧又名夷吾沈曾植曰潛夫論論榮篇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於八蠻而功顯齊秦德立

諸夏越象與由余並舉疑即子臧或是越人蒙蓋象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字之誤先謙曰索隱引張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蓋象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



世師古曰公聽言不私也並觀所見齊同也補注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

合則骨肉為讎敵師古曰朱丹朱堯子象舜弟管蔡周之二叔也補注先謙

遊是好暴虐是作朋淫于家其與父為師古曰朱丹朱堯子象舜弟管蔡周之二叔也補注先謙

伴而三王易為也師古曰伴等也伯讀曰霸補注宋祁是曰聖王覺寤損子之心而不說

田常之賢應劭曰燕王噲賢其相子之欲禪曰燕國國乃大亂田常陳恆也齊簡公悅之而

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云故功業覆於天下師古曰覆

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師古曰晉文公也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張晏曰寺人勃鞞為晉獻公逐

辭借也補注先謙曰文選加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卒車裂之師古曰越

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曰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師古曰叔敖三為

而不得罪於楚之士眾任也叔敖曰吾三相楚而不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

恭是曰不得罪於楚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相作孤仕作何而不作而身是文選注史記

日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處且相進之三月而相楚三為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

而不悔知其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師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陳仲子也其先與齊同

子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溢聘之欲召為相仲子不許師古曰越

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補注先謙曰文選加言象讓所謂眾人遇我以國士報之也

也師古曰越也觀下文策大節客刺刺要難云云語意自明李說未合披心腹見情素也師古曰越

實也下文云濟北見情實即此所謂見情素也文選謝靈運還舊園詩注引史記披心腹示

情素也師古曰越謂王文彬曰顏訓素為心所向是心所向為素猶心所向之為志也後漢張衡傳注素猶志也

但此非素本義說文素下云白繒也管子水地篇注無色謂之素蓋素為質始推言之凡

物之不加雕飾者皆謂之素故廣雅釋詁云素本也中庸素其位而行即謂本其位而行此

所謂素亦謂心之本然也訓向訓實皆微隔又案此處文意情素乃根心腹為言與下文墮

肝膽德厚對文言披心腹以見情素墮肝膽以施德厚也王以心腹情素對稱又失之墮

肝膽施德厚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補注沈曾植曰墮與墮通儀禮墮祭諸篇參差或作

孫通墮當訓詳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補注沈曾植曰墮與墮通儀禮墮祭諸篇參差或作

之犬可使吠堯補注先謙曰犬字當從浙本作狗則近古而語直先謙曰史記文選並作

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盜匪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

則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

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已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師古曰

此說云湛七族無刑字也尋諸史籍刑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湛讀曰沈

補注劉敞曰王亮書言秦怨刑軻并殺其九族殺則是湛矣非必沈之水也宋祁曰沈化本

作荆軻景祐本無刑字按浙本郭本去刑字云據注無刑字南本徐鉉亦減刑字錢大昭曰

閔本則下有刑字王念孫曰劉說是也論衡語增篇云傳語云叮叮若荆軻之閔言荆軻為

燕太子刺秦王秦王誅軻九族其後悲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叮叮此言增

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為盡誅荆軻之里或時誅軻九族九族小異而大同則漢時傳語固自有

叮叮也仲任不信叮叮之說而信滅九族之語九族七族小異而大同則漢時傳語固自有

荆軻滅族之事矣且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相對為文則正文元有刑字甚明師古所見本偶脫

應注當云軻刑軻也今直云荆軻為燕刺秦始皇則正文元有刑字甚明師古所見本偶脫

荆字遂云不知何人誤矣諸校不去刑字即惑於師古之說也史記新序文選皆有刑字先

謙曰治要引此文亦有刑字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云約同要離燔妻子誓殉荆軻湛七族

前漢五十一



即用此文明有荆字師古未深考耳索隱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  
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要離事見呂氏春秋先謙案張  
說曾祖至曾孫無同在一時被誅之理索隱說  
是論衡云九族眾多同里而處亦以戚族言也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 臣聞投人於道

眾莫不按劍相眦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蟠木根柢輪囷離奇 蘇林曰柢音帶張晏曰柢  
盤戾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困音去輪反離音力爾反奇音  
於綺反一曰離奇各讀如本字爾注先謙曰離奇史記作離詭 而為萬乘器者 臣左右

先為之容也 師古曰萬乘器天子車輿 故無因而至前 雖出隨珠和璧 祇怨結而不見德  
師古曰隨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銜明珠曰報其德故稱隨珠和氏之璧即下  
和所獻之玉耳 砥適也音支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離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怨結而不  
見德文選同末句作砥足結怨而不見 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師古曰先游  
德此傳寫誤倒治要引此文亦作結怨 謂游揚史記文選作談 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 師古曰衣食不充故羸  
謂游揚史記文選作談 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 師古曰衣食不充故羸 雖蒙

堯舜之術 挾伊管之辯 師古曰伊尹管仲補注先謙曰史記文選蒙作包 懷龍逢比  
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 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 師古曰開謂陳說也補注王念孫  
念孫按李說是先謙曰史記文選作 則人主必襲案劍相眦之迹矣 師古曰襲重也 是使布

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 補注先謙曰巧官 是曰聖王制世御俗 獨化於陶鈞之上  
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圖轉者為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鈞非陶家轉象天也而不  
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鈞非陶家轉象天也而不

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 師古曰奪者言欲行善道而為佞人奪其計也補注先謙  
卑辭李善並為卑辭作注先謙謂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 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  
下言語上不得言辭史漢本是也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 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

而七首發其首類七便於用也 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曰王天下 師古曰涇渭二水出於西伯  
載歸 秦信左右而亡 周用鳥集而王 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大公非因舊故若鳥之集 師古曰  
王功若鳥鳥之集也 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大公非因舊故若鳥之集 師古曰

指太公也秦二世信趙高殺身亡國是信左右而殺亡也 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大公非因舊故若鳥之集 師古曰  
論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鳥集之眾李善注引留子曰鳥合之眾初雖相歡後必相吐是以  
鳥集為鳥合也周武王伐紂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 何則曰其能越變拘之語 師古曰

之議 師古曰言力全反 獨觀乎昭曠之道也 師古曰昭明 今人主沈詭諛之辭 牽帷盾之制 師古曰  
右便僻侍唯唐臣妾所見牽制矣補注先謙曰沈溺也唐史記作裳集解引漢書音義亦作  
帷裳 據此是漢書本有作裳者文選作縗李善引音義作帷縗先謙案玉篇縗同縗注

僻當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師古曰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也早歷也揚雄方言云  
為辟 引漢書音義曰早食馬器以木作如槽索縶引韋昭云早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  
衣早也又郭璞云早養馬之器也先謙案韋說非也牛不當與驥同皁故以喻賢愚雜處此

畜類耳官本應作縶字同 此鮑焦所已憤於世也 孟康曰周之介士也師古曰鮑焦怨時  
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蔬謂菜也補注先謙曰非其時  
有而不留富貴之樂七字索隱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李善注引列士傳

與顏說同疏皆作疏末云疏即古蔬字案此注亦當作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曰私汗義底厲  
疏後人妄加草耳若本作疏類無須加釋云蔬謂菜也 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師古曰曾子至孝曾子  
名號者不曰利傷行 師古曰底厲言其自修 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師古曰曾子至孝曾子

補注先謙曰史記里作縣索隱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 邑號朝歌墨子回車 師古曰  
子不入名不順也尸子以為孔子至勝母縣暮而不宿其說不同 邑號朝歌墨子回車 師古曰

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師古曰朝歌駘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  
之邑名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歌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

勢之貴 師古曰寥廓遠大之 回面汗行 臣事詭諛之人 師古曰回邪也汗不潔也音一故反  
度也脅迫也寥音聊 回面汗行 臣事詭諛之人 師古曰回邪也汗不潔也音一故反

前漢五十一



曰荀子勸學篇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詭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王先慎曰案同訓為邪邪面  
不詞說文同轉也後漢郎顛傳注同易也孟子梁惠王下篇注面向也續釋義謂此謂  
轉易其向而汗穢其行耳史記司馬相如傳回首面內即回面之意後漢西而求親近於左  
南夷傳論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音書應貞傳方隅回面並與此義同而求親近於左  
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師古曰堀與窟同澤無水曰藪補注先謙曰巖藪史  
記作巖巖集解並為巖巖作注是此文傳本不同安有

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為漢嗣王又嘗  
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補注先謙曰太后宮自使梁國士眾築作甬道朝太后補注先謙曰  
自王邸至太

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曰為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  
諫師古曰先生枚  
乘夫子嚴忌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迺思陽言深辭謝之補注先謙曰深  
辭猶深談也齊曰干

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師古曰素  
與相知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曰其  
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曰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

能止補注先謙曰言以太后  
之尊且親不能止也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已十數得  
茅焦為廓大義鄭氏曰齊人也應劭曰茅焦諫云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  
始皇下殿左手接之曰先生起  
矣即迎太后遂為母子如初始皇非能說其言也迺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  
讀曰悅茅焦亦塵脫

死如毛釐耳師古曰釐少也言纔免於死也塵音巨刃反補注先謙曰塵與僅同毛與毫同  
釐與釐同公羊昭二十四年紀伯鬱釐釋文釐本作釐墨子禽滑釐同毛書儒林  
傳作禽滑釐言茅焦僅免於死祇如毫釐之差故事所已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師古曰安  
耳文三王傳毛釐過失亡不畢陳與此同也

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  
也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曰  
為眾不可蓋師古曰蓋覆也補注周壽昌  
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

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  
兄也後封為蓋侯補注先謙曰王美人即孝  
景王皇后也蓋侯名信鄒陽留數日乘閒而請曰師古曰問謂空  
隙無事之時臣非

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師古曰使令謂役使  
之人也令音力成反愚竊不自料願有謁也師古曰料量  
也謁告也

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師古曰言獨一  
耳無所比類也而長君行迹多不循  
道理者今爰益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佛鬱泣血無所發怒師古曰佛鬱蘊  
積也佛音佛切齒

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案卵師古曰案卵者言  
其將墮而破碎也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為之  
奈何師古曰懼讀曰懼音居  
具反瞿然無守之貌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補注先謙曰呂覽博  
志篇注精微密也得毋竟梁事

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如淳曰太后  
宮及帝宮也金  
城之固也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不  
可壞故取喻於金城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

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曰已殺舜為事師古曰言曰  
日欲殺也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卑服虔曰音界  
子之界也師

古曰地名也音鼻今  
鼻亭是也在零陵

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臧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已後世稱之魯公子  
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師古曰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  
僕人即鄧扈樂也父讀曰甫般字與班同獄有所歸師古曰歸罪  
於鄧扈樂也季友

不探其情而誅焉師古曰季友慶父之弟不  
探慶父本情而誅扈樂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師古曰慶父出  
奔季友縱而不  
追免其賊春秋曰為親親之道也師古曰公羊之說也  
言季友親其兄也魯哀姜薨於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



不譎。曰為過也。

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也淫於二叔而豫殺閔公齊人殺之於夷齊地也故論語作正而不譎信二十年穀梁傳南門者法門也法門即正門史記賈生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法制度即正制度荀子性惡篇云明德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法之及云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云高柴為人篤孝而有法正則於義曰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補注

曰此與文事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補注先謙曰七國者連吳數之去吳則為六國謀反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既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嗣補注劉奉世曰齊孝為首善即立其子此云不得立嗣者蓋嘗有為此議者耳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攬謂濟北王曰師古音俱畧反補注何焯曰攬事與鄒陽相似牽連書之先謙曰漢紀攬作蠟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攬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疆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張晏

方受敵濟北居中為五晉灼權不足曰自守勁不足曰扞寇師古曰扞禦也音胡且反補日四分即交五而裂如田字也注王念孫曰勁當為執字之誤也補注字書載字權輕則不足以守國執弱則不足以扞寇執與權正相對若作勁則與權不相對矣師古云權謀勁力不能扞守加謀力二字以曲通其義而不知勁為執之誤也漢紀孝景紀作勢不又非有奇怪云曰待難也如清曰非有奇材異計欲曰為亂逆也但足以扞寇以是明之又非有奇怪云曰待難也假權許吳曰避其禍耳晉灼曰非有奇怪異之心而城守須待變難而應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勁力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靈可曰禦難恐不自全故堅言於吳也補注宋祁曰徐錯改云作亡子謂云義安不須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蘇林曰墜猶失也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曰活其君非義也

春秋記之為其曰生易死曰存易亡也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也事鄭莊公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而宋大夫雍氏曰女妻莊公而生突昭公既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曰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言足脅於大國苟順其心欲曰至昭公也祭音側界反補注宋祁曰亡也也也字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師古曰鄉讀日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畢盡收濟北地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歐白徒之眾師古曰練選也歐與驅同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補注沈欽韓日管子乘馬篇四乘其甲二十有八白徒三十人呂覽決勝篇廡與白徒皆來戰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師古曰半步曰跬音空案反補注宋諸侯爭疆師古曰區區一作行義直可行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曰區區之濟北而與

諸侯爭疆師古曰區區一作行義直可行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曰區區之濟北而與

之心張晏曰悔不與吳西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師古曰料音古曰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師古曰西山謂嶠及華山也抵至也攘卻也袂衣袖也攘袂猶今人云掉臂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師古曰淪入也補注先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師古曰惟思也孝王大說師古曰悅使人馳曰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淄川補注先謙曰引宋祁曰姚本及越本並無也字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

全昌失全者全亡補注錢大昭曰說苑正諫篇孝景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

不同攷鄒陽傳亦云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疑說苑誤也先謙曰乘游梁後上書重

諫吳王合如說苑所稱特以後事加前書為不同也文選作得全者昌失全者亡齊世家

滴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舜無立錐之地曰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曰王諸侯師古曰聚聚邑也音

才喻反補注先謙曰



選注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無咫尺之地湯武之

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為天子誠得其道者也

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師古曰德政和平上感天

故言不絕三光之明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曰直諫師古曰言父子

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曰一縷之任

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

驚之師古曰駭亦驚也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已復出補注先

選注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

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旁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

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自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改

在今日言其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師古曰脫者免於禍也音士活反補注先謙曰文

也必若所欲為危於案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補注先謙曰

天命之壽傲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師古曰傲盡也不出反掌之易曰居泰山之安而欲乘

案卵之危走上天之難師古曰走趨也此愚臣之所曰為大王惑也補注宋祁曰景德本云

以為王三字王念孫曰景德本是也此三字則文義不順後人以此文復說吳王書云

此臣之所曰為大王患也遂妄加此三字耳景祐本及漢紀文選羣書治要皆無此三字

諫苑正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師古曰背音步內反補注

而走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補注王念孫曰知當為如字之誤也不如就陰而止與下文兩

止火而已亦交同一例若作不知則與下文不合矣師古曰

湯之滄鄭氏曰音懷滄之滄寒也補注宋祁曰注文音字上當有滄字注須復文為訓故

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師古曰炊謂爨火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補注先謙曰

止去矣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補注先謙曰

抱薪而救火也補注先謙曰

救火也補注先謙曰

步而射百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補注先謙曰

發百中補注先謙曰

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

胎皆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師古曰

始也師古曰

不基納福泰山之雷穿石補注先謙曰

基之義也師古曰

梁謂極單一也一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為綆索久鏗斷井幹也音灼曰統古綆字也單

盡也盡極之綆斷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交木

井上曰為欄者也孟云鹿盧失其義矣統綆皆音綆契皆刻也音口計反補注錢大昭

曰此句說苑作引繩久之乃以挈木幹當作韓說文韓并垣也从章取其而也軌聲井韓

是井上木欄久汲為綆契斷沈欽韓曰孟說是也莊子則陽篇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司馬

彪云極屋棟也又文選西京賦薛注三輔名梁為極余曰陽河陝間於高阜穿井深蓋數

十丈橫木為梁兩頭鹿盧綆之繞梁鏗者數寸一人轉汲聲聞百步先謙曰文選單作彈

李善注彈盡也與晉說同據沈目驗孟義優矣文選加互為彈不可從官本注梁下謂作

為謂為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師古曰

同字師古曰

謙曰漸音漸漬之漸靡音摩說詳淮南衡山濟北王傳贊顏說非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鄭氏

百二十斤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小呂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石稱丈量徑而寡

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小呂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石稱丈量徑而寡

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小呂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石稱丈量徑而寡

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小呂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石稱丈量徑而寡

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小呂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石稱丈量徑而寡

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小呂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石稱丈量徑而寡

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小呂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石稱丈量徑而寡



失師古曰徑直也補注沈欽韓曰文子上德篇循繩而斷即不過懸衡而夫十圍之木始

生如葉足可搔而絕師古曰如葉言若葉之生牙也搔謂抓也搔音索高反

損八尺為一圍先謙曰文選注尸子曰千丈之木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斲底厲不見其

知其善有時而棄師古曰磨亦磨也底柔石也厲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業行不

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制度損削

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師古曰鄉讀曰嚮曰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曰謝諸侯枚乘

復說吳王補注劉攽曰此枚乘說吳王後是後人以吳事寓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不

北備榆中之關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榆關在勝州榆林縣

南至上都一千八百六十八里方輿紀要秦置榆中關在廢勝州北即榆溪塞按始皇本

紀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三十六年遷北河榆中三萬家

正義曰北河謂勝州也榆中即今勝州榆林縣徐廣謂金城之榆中非也秦長城起自臨

洮今洮州廳是未得至西羌所居榆中也又趙策武靈王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

除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又趙世家秦南距羌笮之塞師古曰笮西南

之上郡近打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皆謂榆林地也

南距羌笮之塞師古曰笮西南

置吏及漢初復秦滅之而關蜀故微也司馬相如傳載相如之言亦云邛笮冉駹秦時嘗通

先謙曰官本注才力考東當六國之從師古曰從音子答反六國乘信陵之籍

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

之眾修戎狄之義師古曰修恩義呂撫戎狄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

也師古曰地十倍於秦眾百倍於秦今夫護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曰

為吳禍師古曰言勸王之反則於吳為禍也此臣所曰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曰警於漢李奇曰警量也師

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師古曰蚋蚊屬也齒謂當之也蚋音

羊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師古曰失職謂被削黜失其常分今漢親誅其三公曰謝前

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

名而居過於中國師古曰隱匿謂僻在東南補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

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王也四

封王侯不曰封者二十四耳時七國謀反其餘不反者十七也東山吳王之府藏也師古

曰二說皆非也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貢賦入於天子猶不如

吳之富也補注王念孫曰方猶並也言郡國之貢賦並輸雜出運不絕也淮南汜論篇

注方並也微子曰小民方與相為敵讎宋世家方作並荀子正論篇故象刑始非生於治

也鄉射禮不方足謂不並也爾雅大夫方舟謂並兩舟也沈曾植曰地理志吳東有海

鹽章山之銅此所謂東山蓋即章山也先謙曰說文方併船也象州舟省總頭形轉粟西

是訓並乃方本義也東山文選誤山東又注引張云錯互出攻明此注下更字衍轉粟西

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曰自給也晉灼



大倉師古曰瓚說是也鄉讀曰嚮補注錢大昭曰海  
陵屬臨淮郡先謙曰今泰州治官本大倉作太倉 修治上林雜曰離宮積聚玩好圍守

禽獸不如長洲之苑 服虔曰吳苑孟康曰已江水洲為苑也章昭曰長洲在吳東補注宋  
州縣西南 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 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吳曰海水

殿補注宋祁曰注文上字下當有也字先謙曰朝夕之池也師古曰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曲臺  
南以海為池也朝夕後為潮汐字 蘇林曰類篇海潮汐池也海濤朝曰朝夕日夕 深

壁高壘副曰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曰為大王樂也 師古曰言其富饒及游宴之  
祚本無以字王念孫曰景祐本是也此以字涉上文此臣所以為大王患 今大王還兵疾

歸尚得十半 師古曰十分之中可冀五 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  
林黃頭循江而下 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張晏曰天子舟立黃旄於其端也師

以後始有此篇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饜道 師古曰饜古餽字補注錢大昭曰魯東  
蓋出後人假託 魯東海絕吳之饜道 師古曰饜古餽字補注錢大昭曰魯東

吳鎮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入東海郡 梁王飭車騎習戰射 師古曰飭與積粟固守曰備  
以絕其道也地理志有魯國東海郡 梁王飭車騎習戰射 師古曰飭與積粟固守曰備

榮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 師古曰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 楚反皆守  
約不齊王殺身曰滅其跡 晉灼曰齊孝王將闔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後欒布開齊初與

乃自殺今此枚乘諫書即已 四國不得出兵其郡 應吳楚皆見誅補注先謙曰晉說非也  
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 四國不得出兵其郡 應吳楚皆見誅補注先謙曰晉說非也

言四國為齊所扼不能出而合兵非謂見誅也 趙四邯鄲 師古曰邯鄲與邯無異補注劉奉世  
文濟南官本作濟北齊召南云濟北係濟南之譌 趙四邯鄲 師古曰邯鄲與邯無異補注劉奉世

引歸解圍而後齊王自殺則當在吳走後一月外事又乘此書云梁固守以待吳飢則是  
未飢以前安得已知齊王自殺身與四國不得出兵及趙 此不可掩亦已明矣 師古曰言大

王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 師古曰梁下屯 張韓將北地 師古曰張韓將北地  
地良家子也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言將兵也補注先謙曰張韓並詳安國傳 弓高宿左

右 服虔曰韓預當也如宿曰宿軍左右也後弓高侯竟將輕騎絕 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  
息 補注先謙曰文選作太息誤也二句重言以見意言 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

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 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 補注錢大昕曰弘  
鼎四年而景帝時已有弘農都尉何也漢初弘農當屬河南郡蓋為河南都尉而治弘農

也 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 呂病去官復游梁 梁客皆善屬辭  
賦 乘尤高 補注李楨曰西京雜記梁孝王遊忘憂之館集遊士各使為賦枚乘為柳賦路

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 孝王薨乘歸淮陰 武帝自為太子  
路喬如絹五匹先謙曰藝文志賦家有枚乘賦九篇 孝王薨乘歸淮陰 武帝自為太子

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適言安車蒲輪徵乘 師古曰蒲輪言蒲裏輪補  
注先謙曰官本 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適得其孽子皋 師古曰孽子少孺乘在梁時取

皋母為小妻乘之東歸也皋母不肯隨乘怒 乘上更有乘字 分泉數千錢畱與母居年  
十七上書梁共玉 師古曰共王名得召為郎三年為王使與冗從爭 從王者也冗音人勇

反補注先謙曰官 見讒惡遇罪 師古曰惡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以  
本無注末五字 見讒惡遇罪 師古曰惡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以

切廣韻又烏路切 字通作惡見讒惡即見讒毀上文勝等疾陽惡 家室沒入 皋亡至  
之孝王師古彼注曰惡謂讒毀也戰國策史記漢書皆謂相毀為惡 家室沒入 皋亡至

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 補注宋祁曰得之大喜越本無之字王  
念孫曰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之字上



得者即謂上得之無庸更加之字張耳陳餘傳陳涉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但言見而不言見之文義正與此同漢紀孝武紀相如子虛賦上得讀而善之亦但言得而不言得之也文選兩都賦序注藝文類聚雜文部二 召入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御覽文部三及十六引此並作上得無之字

**善之拜為郎使匈奴皋不通經術該笑類俳倡**李奇曰該嘲也師古曰俳諧音排嘲音竹交反補注宋祁曰注文嘲南本作為賦頌好媢戲師古曰媢褻也該音恢 謝後人不識改從嘲耳先謙曰官本竹上無音字

**躡貴幸**師古曰躡狎也音瀆 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師古曰武帝春秋

**二十九 迺得皇子羣臣喜故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禱祝**師古曰禮月令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禱祠而令皋作祭祝之文也補注宋祁曰皇子禱祝浙本皇字下有太字王先慎曰按立皇子禱皇子即謂戾太子武五子傳云武帝年二十九迺得太子甚喜為立禱是為皇太子立禱也且上云朔皋作皇太子生賦此處不應但稱皇子漸本有太字是也又上文武帝春秋二十九迺得皇子與武五子傳年二十九迺得太子文法正同是此文亦當作迺得皇太子傳寫奪 受詔所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

**也初衛皇后立皋奏賦已戒終**師古曰令慎 皋為賦善於朔也補注何焯曰奏賦戒終有善於朔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七獵射馭狗馬蹙鞠刻鏤

**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補注沈欽韓曰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皋廡廟之下高文典冊用相如御覽入十八引漢武故事曰上好詞賦每行幸及奇獸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下筆而成初不審思相如造文爾時而後成上每歎其工妙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知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 皋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迺得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不責

**者百二十篇**補注先謙曰蘇文志 其尤媢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補注錢大昭曰東里蓋鉅鹿縣之里名 父為里監門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已為牒編用寫書師古曰小簡曰牒編聯次之 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

**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蘇林曰常山晉灼曰地理志常山有石邑無山邑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今流俗書本云常山坐石邑丞後人妄加石字耳補注沈欽韓曰據蘇林注則舊本石邑丞晉灼所見乃誤耳

**法免復為郡吏元鳳中廷尉光已治詔獄請温舒署奏曹掾**張晏曰光解光補注齊召南以元鳳六年為廷尉四年免張晏以成哀間解 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

**即位温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已與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師古曰伯讀曰霸 近世趙王不終補注先謙曰趙王如意也 諸呂作難而孝文為大宗

**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慮已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補注先謙曰言遐邇一體也 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

**內是已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補注王念孫曰漢紀孝宣紀異之德念孫案上文曰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下文云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則作變亂者是也宣帝繼昌邑王之後故曰繼變亂之後若作變化則非其義矣異



舊亦當依漢紀作雋異今本雋誤為舊又誤在異字之下耳宣十五年左傳注曰雋絕異也雋異之恩謂非常之恩下文曰蘇頌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所謂雋異之恩也若作異舊之恩則非其此賢聖所曰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義矣治要所引已誤

謀皆曰昌邑尊親援而立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曰自亡深察禍變之故

迺皇天之所曰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師古曰披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

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曰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

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補注王念孫曰命字涉上文受命而行上文云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

故此云正始受之統且與改前世之失對文則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曰應天意臣聞

本無命字明矣漢紀及說苑貴德篇皆無命字補注何焯曰霍光既推上官之後頗峻刑罰廷尉王

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平坐縱不道下獄棄市所謂宜改前世之失者溫舒

不敢斥言故以秦失尚存立論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皆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

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師古曰過止故盛服先生不用

於世補注沈欽韓曰新書先醒篇懷王問于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曰此

忠良切言皆鬱於胸師古曰鬱積也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師古曰熏氣此

乃秦之所曰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勸力安

家然太平未治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蠲者不可復屬師古

古絕字屬連也音之欲反補注沈欽韓曰說苑政理篇衛靈公問于史籀曰政孰為務對

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錢大昭曰說文對古文絕象不連

體絕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師古曰虞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辜罪也經常也言人

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曰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

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誅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曰傷也補注宋祁曰所以傷也江浙本並

如去之則句易了先謙曰江太平之未治凡曰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

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曰視之師古曰視讀曰示補注先謙曰令其吏治者利

其然則指道曰明之補注周壽昌曰指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法中也師古曰卻退也

畏為上所卻退卻音已略反補注王念孫曰案晉注精孰是解鍛練二字周悉是解周字致

之法中是解內之二字如此則周內分為二義矣案內讀為納納補也周密也此承上上奏

程材篇納縷之工不能織錦納納內古字通今俗語猶謂破布相連處為納頭矣先謙曰說

文鍛小治也練練縷也鍊治金也鍛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雖咎繇聽之猶曰為死有餘

辜師古曰咎繇作土善聽獄訟故曰為喻也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曰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

為一切如滄曰輸荷且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

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况此皆疾吏之風補注先謙曰風讀曰諷詩序風風也釋

文選甘泉賦注不致正言謂之諷此文引俗語之疾酷吏者故曰疾吏之諷正與悲痛之辭

相對為文若云疾吏之風俗則不可通且與上下文義不相貫注矣春秋穀梁傳序云父子

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與後漢文苑傳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

正亦如相如之諷也並與疾吏之諷句法相同說文諷誦也誦諷也其義互相為訓楚語宴

誦亦謂輿人之諷也今人見風上有之字輒疑其不訓為諷師古注本書風讀曰諷者不可

枚舉而此文獨無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

則亦如字誤讀矣



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師古曰：鳶，鴟也。全反。諱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詬也。言受於汙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恥病也。詬音垢。唯陛下除諱謗，召招切言，補注：何焯曰：所謂除諱謗以招切言者，亦反霍氏之政也。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已廢治獄。補注：先謙曰：廢除也。謂除去治獄之弊政也。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

亡極。天下幸甚。師古曰：與天長久無窮極也。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補注：錢大昭曰：顏說非也。漢制諸侯王國亦有少府，不名私府。百官表詹事中長秋私府令長丞皆屬焉。然則私府皇后之官也。諸侯王之后亦有之耳。先謙曰：廣陽燕王旦太子建所封。

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

骨方外。師古曰：求為卒而隨使至匈奴也。補注：周壽昌曰：求以廝養，已盡臣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師古曰：呂其言無可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從祖父受麻數天文，已為漢厄三七之間。

張晏曰：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十一年也。至平帝崩，二百一十一年也。上封事曰：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師古曰：永上書所謂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補注：何焯曰：建武永平吏事深刻，故班氏有味長君之言，著其後福。後又於贊辭致意也。贊曰：春秋魯臧孫達，已禮諫君，君子已為有後。師古曰：臧孫達魯大夫臧哀伯也。桓公取郟，其有後於魯。子君賈山自下劇上。

孟康曰：劇謂劇切之也。蘇林曰：劇音摩，厲也。師古曰：劇音違，不忘諫之呂德。賈山自下劇上。工來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無劇字，古作摩，易繫辭云：剛柔相摩，京房曰：摩相體切也。沈欽韓曰：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已其言正也。路

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為世家宜哉。師古曰：謂子孫風俗通皇霸篇莊王偕號自下摩上。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已其言正也。路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終

漢書五十一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終

漢書五十二

寶田灌韓傳第二十一

寶嬰字王孫。補注：齊召南曰：史記無嬰字，觀景帝語。嬰王孫，甯可以讓耶？是嬰字王孫矣。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

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反。補注：先謙曰：索隱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先謙案：索隱說是言自其父以上世為觀津人。家在焉父世，傳曰：索隱定觀津王國之

明二說，觀津父寶皇后傳云：家在清河，其親早卒，葬觀津。薄太后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則非自嬰父始居觀津明矣。觀津屬清河，後更屬信都耳。在今冀州武邑縣東南。喜

賓客。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孝文時為吳相，病免。孝景即位，為詹事。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詹事掌皇后太子家。帝弟梁孝

王母寶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

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師古曰：從音千，庸反。補注：宋祁曰：本傳字下有於字。太后驩，嬰引卮酒

進上。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已得傳梁王。

補注：先謙曰：史記得下有禮字。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本注也。字下有何儒亮以為嬰素忠黨氣高，不以官業為重，余按師古注，例無何儒亮此其誤寫歟。

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補注：先謙曰：案胡注云：門籍，出入宮殿門之籍也。不得朝請。

師古曰：請音才。孝景三年，吳楚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淮南王安傳云：吳王濞行性反，其下亦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寶氏不與。

上察宗室諸寶，無如嬰賢。師古曰：宗室帝之同姓親也。諸寶，總謂帝外家也。已吳楚之難，故欲用內

姚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國改氏，由以宗室任為郎則似

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為宗室也。余按下文云：灌夫得寶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

則宗室單指寶氏明矣。禮外宗兼母之黨，雜記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

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服問又有外宗鄭云：君外親之婦按異姓女子子婦通名外宗

虛受堂

十九







曰史記作為學盤孟諸書也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九篇書盤孟中所曰為法戒

太中大夫也晉灼曰案藝文志孟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盤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

名法者也晉灼曰案藝文志孟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盤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

在景帝時祇合稱皇后耳孝景崩武帝初即位蚡曰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蚡新用

此漢書改訂史記之失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晉灼曰滯在欲曰傾諸將相越而勝之也

所填撫多蚡實容計策帝畫計策也師古曰填竹刃反會丞相縮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

福說蚡曰補注王先慎曰按此傳藉福史記皆作籍福通志氏族略云籍氏出於伯氏晉大

侯仇弟陽叔伯驥晉為中行伯孫伯驥以王父字為伯氏司晉之典籍故曰籍氏或言晉文

氏此藉福當是籍福御覽三百六十九人事部引此文及通志九十二寶嬰等傳並作籍福

人所見漢書本作籍福也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記作未如魏其

賢名補注先謙曰史蚡迺微言太后風上讀曰諷於是迺曰嬰為丞相蚡為太尉藉福賀

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也音許吏反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眾亦且毀

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師古曰兼容謂不嫉惡人令其怨也不能今曰毀去矣

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師古曰推轂謂升薦之若轉車轂

謂自卑下之如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服虔曰除關禁也補注先謙曰官本

後人誤加案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景帝四年以七呂禮為服制師古曰謂喪呂興太平

舉謫諸寶宗室無行者除其屬藉補注先謙曰官本謫謂作籍籍通借字諸外家為列

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曰故毀日至寶太后師古曰前毀曰太后好黃老言而嬰蚡

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曰寶太后滋不說師古曰滋益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

奏事東宮寶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補注先謙曰胡注漢長樂宮在東太后居之

志郊祀迺罷逐趙綰王臧補注先謙曰太后陰求得綰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曰柏至侯許昌

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嬰蚡曰侯家居蚡雖不任職曰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

多效師古曰效謂見聽用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也音胡孟反六年寶太后崩丞相

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曰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補注周壽昌

為大農令時尚未更名大司農也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也猶言郡國耳蚡為人親侵生貴甚

也師古曰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幸昭曰侵音侵短小也又云醜惡也

索隱云顏說疏也案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先謙案通志田蚡傳注侵上聲短小也生

貴甚索隱說是蓋蚡方幼時已又曰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上初即位富於春秋師古曰謂

歷方以故云蚡曰肺附為相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斫木札也喻

富於春秋也蚡曰肺附為相其輕薄附著大材也補注先謙曰肺附史記作肺附下同案當

作肺附說詳劉向傳非痛折節曰禮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痛猶甚也言曰尊貴當是時丞相入奏事

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迺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師古



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惠於公門之中亂朝廷爵秩之位樓護傳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

獨東鄉正坐是東鄉為上也沈欽韓曰北鄉史記作南鄉是也士昏禮贊見婦于舅姑舅席

於詐姑席於房外南面是東鄉尊於南鄉也說苑君道篇郭隗曰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

求臣則厥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曰為漢相尊不可曰

至矣是東面尊於南面也先謙曰北當為南沈說是也王信後封益侯曰為漢相尊不可曰

兄故私燒師古曰燒曲由此滋驕師古曰治宅甲諸第師古曰言為諸第之長也以甲乙之

最長作田園極膏腴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師古曰屬逮及前堂羅鐘鼓立曲

旃如清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也蘇林曰禮大夫建旃曲柄也旃表士取也後房婦女曰百數

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師古曰奏進也補注先謙曰史而嬰失寶太后益疏不用無

執諸公稍自引而忘驚謙曰驚官本作驚注同是唯灌夫獨否師古曰南本否作不顧

否作不後人不知不即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師古曰大昭曰墨與默通史記賈生

受禪表竟容淵噤亦以噤為默說文默犬暫逐人也讀若墨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常為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之師古曰進薦也嬰薦孟

孟康曰官主千人如侯司馬也補注先謙曰孟孟年老潁陰侯疆請之鬱鬱不得意師古曰孟

不欲用之類陰侯疆請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師古曰沈欽韓曰御覽二百八十六引漢語

而後可故孟不得意也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師古曰沈欽韓曰御覽二百八十六引漢語

字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曰報父仇師古曰奮厲也

注若及也一說若或也禮記文王世子注先聖周公若孔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

善願從數十人師古曰善者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

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音許宜反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師古曰走趣亡其奴獨與一騎歸

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創少瘳師古曰

流音丑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師古曰曲折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適言太

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敗師古曰先謙曰夫曰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夫師古曰夫為郎

中將師古曰劉敞曰當云中郎將否則郎中三將也先謙曰中郎郎中俱有二將史傳但稱

司馬相如傳作中郎將往賁之與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為代相

武帝即位曰為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師古曰郊謂四交輻湊而兵又勁疆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入為太僕二

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師古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夫醉搏甫師古曰搏甫



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師古曰已必也謂一言許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

萬食客日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波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師古曰波橫潁川日橫

音胡孟反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師古曰深怨嫉夫家居卿相待

中賓客益衰師古曰以夫居家而卿相待中素為及寶嬰失執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

慕之後棄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音根格

與夫共相提挈有入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譬

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卻為根格也補注宋祁曰根格二字疑

皆從手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孟注音作者史記排作批棄下有之字集解引蘇林曰

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棄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與此

注異蘇注較此文為長索隱持彈案漢書本作押彈據此孟注彈上脫一押字又引劉氏

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根音痕括

音汨謂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

挽繩而根括之也補注德案玉篇報報也廣雅根引也注文根格當如宋說正文及史

記根並從木蓋借根為根今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

人輒欲竄易為根又失之師古曰相牽引而致於尊重也為音于偽反補注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

先謙曰兩相援引藉重也為如字讀張顏說皆非

晚夫嘗有服師古曰謂過丞相蚡蚡從容曰師古曰從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

服夫曰將軍迺肯幸臨况魏其侯師古曰况賜也補注沈欽韓曰蚡夫安敢已服為解師

日解謂辭之也若今言分疏矣補注先謙曰索隱案服請語魏其具師古曰具辨具酒食

謂期功之服也故應疎書曰仲孺不辭同生之服也

將軍旦日蚤臨師古曰旦日明且蚤也蚤古早蚡許諾夫曰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

具師古曰夜酒掃張具又音所寄反至日補注先謙曰至且二字連上為文言言嬰酒掃張

益多也師古曰夜酒掃張具又音所寄反至日補注先謙曰至且二字連上為文言言嬰酒掃張

不勝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補注先謙曰亦同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

憚師古曰夫曰服請不宜師古曰不當忘也補注先謙迺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

特但也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臥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

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補注先謙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駕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

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師古曰徙坐謂移

謙曰史記作夫從坐上語侵之嬰迺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大

望曰師古曰望怨也補注宋祁曰浙本而去字下更有去字先謙曰史記作丞老僕雖棄

將軍雖貴寧可已執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迺謾好謝蚡師古曰謾猶

言也謾讀與慢同又音莫連反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

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補注先謙曰言魏其愛數頃田補注先謙曰史記愛且

灌夫何與也師古曰與讀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武安由此大

元光四年春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

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為茲利受淮南金與語言補注先謙曰賓客居閒遂已俱解

師古曰兩家賓客處於中間和解之夏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師古曰燕王澤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

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已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丞相補注先謙曰史

義疑轉寫奪得字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為壽補注王文彬曰集解



非大行酒子案據下文夫行酒至灌賢云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

長者為壽是為壽即大行酒也如說非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如灌曰以膝跪席上也師古曰如說

是也補注先謙曰時坐客半嬰故人其餘半則皆膝席不加敬嬰夫行酒至蚡

記云灌夫不悅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張晏曰行酒過之

起行酒至武安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為已畢如灌曰言

雖貴且當盡酒以其執劫之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言將軍雖貴人也請盡此觴嘻強笑也

音許其反補注劉效曰夫謂蚡所以不能滿觴由其貴人也然當畢之先謙曰畢之史記

作屬時蚡不肯師古曰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侯灌嬰孫改封臨汝賢方與程不識

耳語師古曰附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

壽迺效女曹兒咕囁耳語師古曰女曹兒猶言兒女輩也咕音昌涉反囁音人涉反補注

古通用先謙曰女曹兒史記但作女兒以耳語乃女兒態也中加曹字則文不成義女曹

兒當為女兒曹顏訓為兒女輩則曹字當在下明矣御覽四百六十六人事部引正義女曹

兒曹此轉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南曰孟說非也漢以長樂宮為東西宮補注齊召

天子居未央宮在長樂西據李廣傳廣入為未央衛尉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

而程不識為長樂衛尉是廣衛西宮而不識衛東宮也漢以長樂宮為東西宮補注齊召

軍地乎蘇林曰不為李將軍除道地邪如灌曰二人同號比尊今辱一人不當為毀廣耶

夫素所敬也夫曰今日斬頭穴何知程李何史記作陷留集解韋昭云言不避死亡也

坐乃起更衣師古曰坐謂坐上之人也更改也凡稍稍去嬰去戲夫師古曰戲古麾字也

也漢書多以夫出先謙曰李慈銘曰史記作魏其侯去麾灌夫出疑漢書此處誤重一夫字

戲為麾字夫出先謙曰李慈銘曰史記作魏其侯去麾灌夫出疑漢書此處誤重一夫字

明夫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師古曰使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留夫師古曰騎謂

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謝師古曰使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留夫師古曰騎謂

大也師古曰置傳舍在郡食其傳師古曰長史曰今日召宗室請召之為客也補注李慈銘曰案蚡

言今日請召宗室因有太后詔而行之灌夫罵坐是輕詔命故為不敬也補注非先謙曰官

本注文中罵詈為不敬是其疏謬據此知有詔補注先謙曰蚡劫灌夫罵坐不敬師古曰於

於大坐中罵詈為不敬是其疏謬據此知有詔補注先謙曰蚡劫灌夫罵坐不敬師古曰於

注文當日不在有詔下乃宋棊移置也知有詔與長史言如此劫灌夫罵坐不敬師古曰於

詈不為敬補注先謙曰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遂其前事師古曰遂竟也補注先謙曰

曰官本作為不敬是繫居室少府其後改召曰保宮師古曰遂竟也補注先謙曰

案字類遂遣吏分曹逐捕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師古曰遂竟也補注先謙曰

愧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灌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請罪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為資為其

言為夫謀使蚡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夫嬰夫人

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注師古曰相逆也逆音悟補注錢

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師古曰言不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出上書

師古曰匿避也不令家人知之恐其又止諫也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

如灌曰東朝廷朝也張晏曰會嬰東朝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魏其之盛推夫善言其醉

公卿大夫東朝共理而分別也嬰東朝東朝之往也之字似不可省盛推夫善言其醉

飽得過迺丞相曰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師古曰度

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附師古曰肺附師古曰度

倡優巧匠之屬也優諧戲者也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



晚音吾計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辟  
倪索隱引碑蒼云睥睨謂邪視也  
變謂因國家變難之際得立大功也師古  
日墳說是補注先謙曰官本是上有為字  
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師古曰荷負也不測言其

日荷字當從  
浙本何可反  
補注先謙曰  
官本極作杯  
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滑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轅轅宗室侵

犯骨肉師古曰轅轅謂踏踐之也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師古曰披音不靡  
新書大都篇引范無字語云尾大不掉末大必折又云一脛之大幾如要一  
指之大幾如股安國云所謂者蓋當時之成語也先謙曰正義披分析也  
丞相言亦是

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補注宋祁曰後字當從  
分前後史記亦作後不堅堅對浙本作復形近誤耳  
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

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張晏曰駒者駕著轅下局趣蹙小之貌也  
張說非也駕車不以牝馬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補注沈欽韓曰當

也吾并斬若屬矣師古曰若汝也即罷起入上食太后補注先謙曰帝於太后循孝道有上食之  
食禮甚卑有子塔禮莊  
子宰人上食王三環之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呂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

藉吾弟晉灼曰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此魚肉而食噉也且帝寧能為石人  
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石人此特帝在即錄錄師古曰錄錄言循眾也設百歲

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師古曰設猶脫也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師古曰嬰景帝從舅子不  
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補注齊南曰史記作而

蚡已罷朝出止車門補注王先慎曰止車門名御覽百八十三居處部引洛陽故事有  
而不及前漢蓋疏漏也師古曰召御史大夫安國載師古曰韓安國怒曰與長孺共一秃翁

何為首鼠兩端服虔曰秃翁言嬰無官位版授也首鼠前一卻也張晏曰嬰年老又嗜  
金於蚡得進故蚡責其不專助也李慈銘曰注版授為振援之誤集解引作振援先謙曰

謂無官位振援者為秃此語不經嬰年老頭秃故云秃翁師古曰秃翁索隱案謂共治  
亦用張說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也喜音許吏

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齟舌  
自殺師古曰杜塞也齟齬也音仕客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

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所言灌夫  
頗不讎晉灼曰讎當也補注先謙曰史劾繫都司空師古曰都司空正屬官也見百官

正屬官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曰便宜論上師古曰論說其及繫灌夫罪至族事  
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迺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師古曰幸冀也補注先

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大行景帝大行也  
漢舊儀云尚書詔書獨臧嬰家嬰家丞封孟康曰以家丞印封遺詔也補注沈欽韓曰玉

四人為四曹一為底一為宣崇文總目有宣底八卷案沈括筆談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  
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於籍謂之宣底如今之聖語簿也此蓋常行事目皆然不獨唐

前漢五十二



家者此主者畏蚡而助成其罪也 記無害字此衍文鄭注迂鑿王念孫曰案漢書凡言坐矯詔罪者皆有害不害之分史記

亦有之武功臣表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如淳曰律矯詔大害要斬有矯

詔害矯詔不害外戚侯表宜春侯衛伉坐矯制不害免 紀傳終軍傳張湯劾徐偃矯制大

害法至死皆其證何以害為衍文蓋未考漢律也沈欽韓曰唐詐偽律諸詐為制書及增

減者絞未施行者減一等案漢論矯詔害不害或可以意輕 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

重不若唐律但分已未施行也李慈銘曰案此迺尚書劾也 先謙曰史記亦作五年正義曰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

相蚡薨案五年者誤也先謙案據此是正義所見漢書本五年並作四年此五年乃後人

所改前三年之為四年亦後人沿史記之誤改之若 嬰良久迺聞有劾即陽病瘵不食欲

死 師古曰瘵風疾也音肥補注李慈銘曰案史記作良久乃聞聞即病瘵或聞上無意

不食欲死是也下言治病則此非陽病瘵明矣先謙曰蚡為作飛揚誹謗之 故曰十

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為惡言聞上 語也臣瓚曰蚡為作飛揚誹謗之

二月晦論棄市渭城 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之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

罷之田蚡大恨欲自殺先與太后訣兄弟共號哭詎太后亦哭弗食上不得已遂乃

殺嬰案漢武故事語多誕妄非班固書蓋後人為之託固名耳又徐廣疑十二月為二月

釋故以十二月晦殺之何必改為二月也 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諱服謝罪 晉灼

音灼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呼為呼灼或言蚡號呼謝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諱

古呼字也若謂啼為諱服則諱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補注錢大昕曰東方朔傳上令借

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暑鄧展曰暑音瓜灼之灼呼暑即諱服也古音服如蜀聲轉為

暑說文暑大呼自冤也暑正字服通字灼借字先謙曰官本注小兒啼下無呼字若字

也字 上使視鬼者瞻之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使視也 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筓欲殺之竟

死子恬嗣元朔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 徐廣曰建元二年蚡為太尉

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公車晏駕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立

尚誰立哉 師古曰言大主尚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蚡特為太

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師古曰言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 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潁川陳留二郡並有成安縣此陳留

先謙曰今歸德府考城縣 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說鄒田生所 師古曰田生鄒縣人補注

地史記成作城通借字 安國持重呂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王曰至親故得自置相二

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 師古曰 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見案

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 如淳曰大長公 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

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 師古曰省視也補注 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自關呂東皆合從

而西嚮 師古曰從 唯梁最親為限難 補注宋祁曰一本無難字周壽昌曰言

帝在中 師古曰中關中也一說謂 而諸侯擾亂壹言泣數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

卻吳楚 補注先謙曰六人安國張羽及汲黯傳 吳楚曰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

今太后曰小苛禮責望梁王 師古曰苛細也補注王念孫曰史記作 梁王父兄皆帝王而

所見者大 補注周壽昌曰言平日所見皆帝制之 故出稱趨入言警 師古曰趨止行人也

入皆備此儀而今云出稱警入言趨者互舉 車旗皆帝所賜 補注先謙曰梁孝王 即曰媯

之耳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作稱趨言警是 鄒小縣 師古曰媯音垢媯之媯鄒展曰媯好也自以車服之好媯邊鄒

鄒小縣 服虔曰媯夸妣也晉灼曰媯音垢媯之媯鄒展曰媯好也自以車服之好媯邊鄒

之邑也師古曰服說晉音是也鄒小縣言在外鄒之小縣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

前漢五十二



夸妣之妣作好又拆媯之媯禮樂志注引作拆媯之媯是史記正文作即欲以德鄙縣集  
解徐廣曰侏一作紆案侏音丑亞反誇也索隱漢書作媯音火亞反紆音塞孟反先謙案  
張衡七辨西施之徒姿容修媯媯音護集韻同媯美好也索隱音火亞反則讀為侏侏與  
媯同本書司馬相如傳過媯媯有先生媯亦夸也說文無侏媯字媯下云少女也玉篇云  
美女也引申之為夸美之義是媯乃媯之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  
正文媯又假借字耳術訓經統其義不通

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忠孝而太后不卹也長  
公主具言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之言之帝心適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免冠南本無而  
字兄弟不能相教適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

安國直千餘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由此顯結於漢補注齊召南曰此作一句讀史記云其後安國  
坐法抵罪蒙師古曰蒙梁國之縣也補注劉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

甲曰然即溺之師古曰溺讀曰尿居無幾梁內史缺師古曰無幾未多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  
史起徙中為二千石補注先謙曰官本徒作徒是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師古曰甲肉袒

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師古曰治謂當敵也今人猶云對治治音丈吏反一曰不足  
三字此不如本文先謙曰一說是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師古

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適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  
相爰盎補注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適  
遣使捕詭勝必得師古曰必令得之補注漢使十輩至梁相曰下舉國大索也音山客反

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適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  
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

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孰與猶言何如也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間  
然高祖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師古曰三尺謂劍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

子師古曰適讀曰嫡曰一言過廢王臨江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  
也師古曰適讀曰嫡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張晏曰以侵壞垣徵自殺也何則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

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師古曰言其恩愛不可必保也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師  
日談誘也音成補注宋祁曰犯上禁燒明法師古曰燒曲也音女教反天子曰太后故不忍教法於大

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  
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師古曰

安國力也補注先謙曰據梁孝王鄒陽傳安國亦因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薨共王即  
位師古曰共讀曰恭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武安侯田蚡為太尉親貴用事安國曰五百

金遺蚡補注錢大昭曰潛夫論云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賑一窮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曰為北地  
都尉補注錢大昭曰北地有兩都尉北都尉治神泉障渾懷都尉治塞外渾懷障遷為大司農補注先謙曰公閩東越相攻遣

安國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為丞相補注先謙曰建元  
六年也閩東越相

攻史記作閩越東越相攻案武紀兩粵傳乃閩越攻南越漢擊閩越閩越殺王郢降安國  
此閩下奪越字耳通志九十八韓安國傳閩下有越字東越當作南越史記亦誤安國



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音胡亞反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

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

補注先謙曰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負恃也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

有其眾不足為疆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補注王念孫曰史記作自古不

則漢書本作自古弗屬為人而願注云不內屬於中國則所見本已漢數千里爭利則

人馬罷師古曰罷虜已全制其敵執必危殆臣故曰為不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

上許和親明年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元光元年五字據下雁門馬邑豪犇壹張晏曰豪

注周壽昌曰豪犇壹初未稱其為師也先謙曰馬邑今朔平府朔州治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

和親親信邊可誘曰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已配單

于幣帛文錦補注先謙曰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媢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師

曰竟讀曰境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補注宋祁曰浙本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

之師古曰效致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北有彊胡

之敵補注宋祁曰王本改北為背為一國尚能以擊匈奴况今加以漢之大乎北有彊胡

師古曰匈奴不輕侵也今曰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如清曰又遣子弟乘邊守塞

師古曰乘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也補注宋祁曰轉粟輓輸已為之備師古曰輓引然匈奴

又字當從浙本作人入道者見天下同任義師古曰不示臣竊曰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

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筆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其圍也補注王

獨以示閉暇其高如城亦不得言營壘也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補注先謙曰及

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曰天下為度者也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不己私怒

傷天下之功補注宋祁曰浙本功作公王念孫曰案傷天下之功本報讎雪恥一己之私怒也案兵恤民天下之

公義也故曰不己私怒傷天下之功公義公借為功又脫去義字詞意遂不完備羣書治

要引此已誤新序善謀篇作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功義漢紀孝武紀作不以私怒傷

天下公議皆其證也補注先謙曰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曰結和親至今

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雁門縣常谿谿

志屬太原張說非也後漢改屬雁門沈欽韓曰紀要廣武城在代州西十五里今雁門山

下州北有東南流經州城外東關名東關水又南入滹沱或謂之常谿水一統志引

郡國志云雁門有常谿水合注滹沱即此今案司馬彪志及劉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

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曰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師古

之迹足已為效矣臣竊曰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師古

因也復重也復音扶目反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師古

日幾近也所已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已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

中國樞車相望師古曰樞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樞送致其此仁人之所隱也張晏曰臣故

日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補注沈欽韓曰商子更

變法功不易器是曰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祖祖廟也占問也

十不易器是曰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祖祖廟也占問也

變法功不易器是曰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祖祖廟也占問也



曰古語繇詞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師古曰與讀曰豫非威不能制疆弗

能服也曰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師古曰不牧謂不可牧養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

也師古曰悍勇也亟急也音居力反至如焱風去如收電師古曰焱疾風也音必遙反畜牧為業弧弓駘獵師古曰以

角曰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曰支胡之常事補注先謙曰胡以戰鬪為常事

邊郡兵興則當久廢耕織以與之其執不相權也師古曰輕重不等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

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師古曰繆與穆同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

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師古曰辟讀曰闕次下亦同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曰

河為竟師古曰竟讀曰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如淳曰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漢障然後敢牧

馬師古曰燧古燧字夫匈奴獨可曰威服不可曰仁畜也今曰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

曰攻匈奴譬猶曰彊弩射且潰之癰也補注沈欽韓曰秦策蘇代曰以天必不畱行矣師古

無所礙也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

敵曰北發國名亦見管子書錢大昕曰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曰飽待

饑正治曰待其亂定舍曰待其勞師古曰舍止息也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

其眾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

覆首芳目反墮音火規反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

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也風之衝突者也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夫盛之有衰猶朝

山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夫盛之有衰猶朝

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曰為功與驪同師古曰驪從行則迫脅衝行則中絕師古

迎擊而前受迫脅併進則防其鈔截而中路斷絕師古曰鈔截也疾則糧乏補注先謙曰徐則後利師

不及於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遣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弋季反意者有它繆

巧可曰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

霜者不可曰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曰形逃師古曰言美惡皆見通方之士不可曰文亂師

曰方道也補注先謙曰不為浮詞所奪也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

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曰為之備審遮險阻曰為其戒補注先謙曰廣雅釋詁戒備也吾執已定或營其

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補注齊召南曰安國與王恢論馬邑之計反覆折辯較史記為最詳

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為間師古曰間音居竟反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曰城

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曰為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

使者為信師古曰視讀曰示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師古

雁門補注先謙曰在今朔平府左雲縣南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

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

史大夫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師古

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王恢李息李廣此缺李廣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

里覺之還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王恢等皆







此微 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入東方補注先謙曰欲安國始

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而新

文義 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師古曰冀得罷歸以微幸也他皆類

案幸冀也注謂法信即微幸之義適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補注先謙

以元朔二 壺遂與太史遷等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補注沈欽韓曰燕

中有謀韓非十過篇知伯之為人鷹中而少親案鷹中者少上方倚欲曰為相會其病卒

師古曰倚謂仗任之也音於綺反補注宋祁曰倚欲漸本欲倚先

贊曰 寶嬰田蚡皆曰外戚重補注何焯曰史公記云皆以外戚重復申之曰魏其之灌夫

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馳入吳而各名顯補注王念孫曰案名上本無各字今作各名顯

時決策而名顯者用亦以也言寶田皆以外戚重而灌夫則以一時決策而名顯也名顯

專指灌夫下文竝位卿相乃總承寶田灌言之耳師古不知各為名之誤衍而以各名顯

為總上之詞遂以灌夫用一時決策為句不與下竝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

亡術而不遜師古曰蚡負貴而驕溢師古曰凶德參會待時而發師古曰三人相藉福區

區其間惡能救斯敗哉師古曰惡音烏謂於何也曰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擊而顛墜李奇

極也補注王先慎曰見器謂上欲用為相也書西伯戡黎大命不摯傳摯至也疏摯至同

音故摯為至也史記股本紀作大命胡不至釋詁摯臻也臻至義同臨其擊猶言及其至

謂安國將至相 陵夷曰憂死師古曰陵夷即陵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

豈命也師古曰言自己寶田灌韓傳第二十一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漢書五十三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闕

曰闕音烏葛反補注程姬生魯共王餘師古曰共讀曰江都易王非師古曰易音改易之

易膠西于王端師古曰于遠也言其所行不善遠乖道德故以為謚補注沈欽韓曰禮文

字訓之先謙曰史表索隱云謚法能優其德曰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

于與顏說異但考端之為人不當有美謚也 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

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師古曰

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 呂孝景前二年立補注齊召南曰漢代賢王河間稱首史記五宗修學好古

實事求是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今流俗書本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畱其

真師古曰真正加金帛賜呂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師古曰不自致也繇與由同

注宋祁曰加字新添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河間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或有先

以待學士自奉養不踰賓客先謙曰宋說不可解御覽百五十引亦作加金帛賜或有先

祖舊書多奉呂奏獻王者師古曰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

多浮辯師古曰言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

前朝耳秦代焚書以愚黔首非 周官尚書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

內府遂無藏書也顏說不詞 孟子老子之屬補注先謙曰趙岐孟子題辭

七篇禮記七十子後學所記藝文志所謂記 孟子老子之屬補注先謙曰趙岐孟子題辭

百三十一篇是也戴記在後故師古特解之 孟子老子之屬補注先謙曰趙岐孟子題辭

前漢五十三



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河上公序老子云親以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師

所注老子授文帝此云孟子老子獻王所得其說不同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師

也解其在藝文志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六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按儒林傳毛公

治詩賈公傳左氏皆為河間獻王博士並當時不立於學官者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

行也於儒者此文傳寫誤也通鑑胡注顏注非也顏注謂所嚮必行也作謂所嚮必

服胡說是也顏訓造次為所向所行義尚微隔造當訓行次當訓止造次必於儒者言其

行止皆有矩度史記作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則謂不服奇衰不苟行止也集解引杜業奏

亦云被服造次必於仁義皆以被服造次平列山東諸儒者從而游本注錢大昕曰官本

從多史記亦作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補注齊

案胡注云謂對三雍宮之制度非召對於三雍宮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

而言得事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文約指明師古曰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趨若人曰手指物也他

意也書中多誤為指先謙曰沈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曰聞王中尉掌武職常麗人姓

名曰補注李慈銘曰曰王身端行治師古曰端直治理也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

大行令奏諡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師古曰獻深也通也補注宜諡曰獻王補注先謙曰案集

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眾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

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

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何焯云策諡之詞褒崇若此知業語為無

稽先謙案史表武帝元光五年獻王來朝即王之二十六年也歸後即薨此自當時流傳

誤之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周補注先謙曰不害表作不子剛王堪嗣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

表世家子頃王授嗣師古曰頃音傾諸為諡者皆類此也補注十七年薨補注先謙曰史表

是孝王曰三年薨正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曰為姬

四十二年此是表誤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曰為姬

甘露中冀州刺史傲奏元事曰張傲也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人令自殺有司

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雷貴威傳有長使少使主供使者雷貴踰

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雷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

請治元病死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元字引立十七年補注宋祁曰姚本七作五先國除絕

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如清曰漢官北邊郡庫是為河間惠王良修

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

益封萬戶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闕補注先謙曰史記闕作闕于兩見曰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曰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四年

三年案景紀榮死繫中二年三坐侵廟壩地為宮錯傳補注先謙曰景紀作侵太宗廟地

乃臨江國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累

文彬曰索隱祖者行神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游故祀為

祖神又崔浩云黃帝之子嫫祖好遠游而死於道因以為行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

之祖因曰為嫫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嫫祖黃帝妃無為行神之由也又聘禮云出

祖釋較祭脯酒而已按今祭禮曰較壤土為壇於道則用黃羝或用狗曰其羝血釁左輪



文彬按祖始行也爾雅祖做首皆始也今人始行曰傲裝曰首塗與祖同義聘禮鄭注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奠於轍為行始也詩傳轍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據此是祖為行始於祖時致祭故謂之祖非曰祖為行神乃謂行祭曰祖也此於行神是曰委土為山象據此則祖之祭在國門外故榮祖於北門也既上車軸折車廢師壞也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補注先謙曰正義引荆州圖副云自此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都簿責訊王師古曰簿皆音簿王恐自殺補注先謙曰史記景紀云乃立為王也地入于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補注先謙曰前云魯共王餘此及下文恭當呂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補注先謙曰呂

淮陽王宮正殿災吳楚反破後呂孝景前三年徙王魯補注先謙曰呂好治宮室苑囿

狗馬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魯恭王好鬪雞鳴季年好音師古曰季不喜辭師古曰喜

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三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補注先謙曰

子文王駿嗣補注宋祁曰十八年薨補注先謙曰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

駿弟都鄉侯閔為王蘇林曰都音魚縣名也屬東海郡師古曰又音吾補注宋祁曰兩浙

姓恭王初好治宮室補注先謙曰文選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云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

營焉壞孔子舊宅呂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補注

江都易王非呂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

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補呂軍

功賜天子旗補注先謙曰御覽百五十引旗上有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

奴上不許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元光五年非好氣力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江治宮館招

四方豪桀驕奢甚亦見董仲舒傳二十七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二十八年史表世家並

因畱不出蚡宣言曰子迺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補注先謙曰會赦

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師古曰倚廬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鄭氏曰淖

來歸建復與姦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建異母弟定國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補注王念孫

知其證漢淮陵故城在今泗州盱眙縣西北與江都相近其母幸立之師古曰冀得立具

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蘇林曰茶音食邪反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無反字云茶音



以諸切秦由余之後何氏姓苑云新安人此余字本音其一視遮切

見姓苑出南昌郡此即茶之省文今人妄造余字讀如蛇音非也

告建淫亂不當為後事

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為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

后聞之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徵臣則太后之孫也故遺徵臣書曰國中口語籍

籍慎無復至江都師古曰籍籍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謙曰百官表諸侯王國官有謁

者吉太后泣謂吉歸曰吾言謂而王師古曰謂告王前事漫漫補注先謙曰後漢仲長今當

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言吾為而王泣也吉歸致共太后語建

大怒擊吉斥之師古曰斥謂退棄之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已足蹈覆其船師古曰覆音芳

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師古曰波讀為破雷波破名其下云入波中亦同補注沈欽韓

九城志雷波在揚州府江都縣有臺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溺攀

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師古曰不救止宮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嬴立擊鼓師

衣或髡鉗曰鉗杵師古曰鉗者錫之類也音弋全反不中程輒掠師古曰程者作之或縱狼令齧殺之

縱放也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二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

彊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師古曰羝羊牡羊音丁奚反補專為淫虐自知罪多

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補注先謙曰越

之術而為與郎中令等語怨望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諸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

死師古曰覆治也建亦頗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為將軍中大夫疾

有材力善騎射師古曰疾者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

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

越繇王閭侯補注先謙曰越繇王閭粵王無諸孫繇君遺曰錦帛奇珍繇王閭侯亦遺建

荃葛蘇林曰荃音詮細布屬也服虔曰音菴細葛也臣瓚曰荃香草也師古曰服虔二說

皆非也許慎云荃細布也字本作荃音干全反又音干劣反蓋今南方簞布之屬皆

為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曰荃及葛遺建也補注先謙曰說文荃芥胞也經細布也一切

經音義十四引作細葛布也廣韻經細布別名通作荃沈欽韓謂荃不當為經引寰宇記

廣潮等州土產蕉布竹布皆緝其及為之廣東新語云蕉竹珠璣師古曰璣謂珠之不

之屬皆荃也足廣異聞要違古義矣官本注音荃上有荃字珠璣師古曰璣謂珠之不

甲翠羽師古曰翠羽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師古曰約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

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賄賂後復謂近臣曰我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

壯士不坐死欲為人所不能為耳師古曰亦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數

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師古曰有司請捕誅建

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補注先謙曰吏議皆曰建失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

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曰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

師古曰即就也就其國問之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宗正劉受廷尉張湯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補注劉敞曰當

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平帝時補注先謙曰據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



立建弟盱眙侯子宮為廣陵王。師古曰易王子元鼎五年坐酎金免是建弟即蒙之也諸侯表盱台侯蒙之子廣陵表作廣世 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子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蓋又陰痿。師古曰蓋古戾字也言其性賊害而很戾言其上有賊蓋二字 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曰為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

殺其子母數犯法。師古曰數音所 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所為滋甚。師古曰有滋益也 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太半。張晏曰三分之二為太半 端心慍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師古曰

訾訾也省視也言不視訾也。師古曰訾訾也言不視訾也 補注劉奉世曰無訾省猶今不藉賴忿故為此類失之沈欽韓曰齊語訾相其質注訾量也呂覽知度篇訾功丈而知人數矣注訾相也相功力

丈尺而知用人數多少韓非曰徵篇發心惰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也禮記少儀不訾重器注訾思也並是此訾省義蘇說得之先謙曰無訾省若今言諸事不理言端含怒遂一

切漫無思省故致財物腐不府庫壞漏盡腐財物曰鉅萬計終不得收徙。師古曰不收又徙吏不收租賦也蘇沈說是 府庫壞漏盡腐財物曰鉅萬計終不得收徙。

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補注先謙曰索隱 封其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為布衣之它國。師古曰之往也 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曰治端輒求其罪告之囚罪者詐藥殺之所已設

詐究變。師古曰究極也 疆足曰距諫。補注先謙曰距拒借字論語 知足曰節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曰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補注先謙曰端事 立四十七年薨無子

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趙敬肅王彭祖曰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徙王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

足共。師古曰共讀曰恭 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曰中人。師古曰詭辯違道之辯 多內寵

也。自行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 補注宋祁曰當云迎至除舍先迎之又為掃除其舍也索隱謂彭祖自為二

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曰此迫劫不聽迺上書告之及汙曰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補注

者死小者刑曰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推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

入多於國租稅曰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治宮室祿祥。服虔

盜賊。師古曰督 常夜從走卒行微邯鄲中。師古曰微謂巡察也音工鈞反 補注先謙曰諸使

過客曰彭祖險陂莫敢雷邯鄲。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 久之太子丹與其女弟

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補注先謙曰史記 又使人推埋攻剽為姦甚眾。師古曰推殺人

埋剽劫也推音直佳反其字從木剽音頻妙反其字從刀補注先謙曰願炎武云推埋即掘

冢也新葬者謂之埋師古注非沈欽韓云南史蕭穎達傳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有欲發者

前漢五十三



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推埋者懼而退是推埋為發冢之徵矣淮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南人開訓掘藏之家必有殃高注謂發冢得伏藏即推埋意也

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冤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師古曰曰勇敢自隨贖丹罪

上不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公主師古曰慮音慮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

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呂征和元年薨補注

王昌嗣是彭祖以太始四年薨此文誤也諡敬肅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

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

遣使者立昌是為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

王數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呂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

偃為平干王孟康曰今廣平補注先謙曰在今廣平府雞澤縣東二是為頃王十一年薨補注

更前頃王二字疑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補注宋祁曰五當作二先謙曰宋說非也據表

正二十五年表二十四年四為五字之誤大鴻臚禹奏補注錢大昕元前曰刃賊殺奴婢

子男般謁者為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先令能為樂奴婢從死師古曰先令者預為遺

也從死呂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補注沈欽韓曰

楚滅蔡傳文白虎通與滅繼絕云誅君之子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公羊昭十一年

中山靖王勝曰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勿冤罷錯之策師古

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補注沈欽韓曰韓非

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曰侵冤補注先謙曰諸侯王多自以為見侵陵冤屈也本書凡言自

千定國傳民自以不冤自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補注先謙

以是年廢據史表書代長沙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補注沈欽韓曰或謂

非當時辭令按西京雜記魯恭王得文木一枝伐以為器臣聞悲者不可為案欽師古曰案

也音許既反思者不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欽歎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

不食卿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俯首補注先謙曰御覽百五十引此作泣而不食雍門子

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曰為號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鼓

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

如本字補注沈欽韓曰如說見說苑善說篇齊策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

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夫眾煦漂山應劭曰煦吹煦也師古曰漂動也

世曰煦吐沫也聚蠱成雷師古曰蠱古蚊字雷雷明黨執虎十夫橈樵師古曰橈曲也音

韓曰韓非內儲上龐恭謂魏王曰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秦策莊語王稽是

曰三人成虎十夫採樵先謙曰執固執也謂執言有虎喻人口多則偽可使真直可使曲是

呂文王拘於牖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曰烝庶臣身遠與

寡莫為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與寡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解叢輕折軸羽翮



飛肉師古曰言積載輕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鳥之所目能飛翔者已羽翮扇揚之故也補注沈欽韓曰魏策作羣輕折軸秦策眾口所移無翼而飛亦此意先謙曰御覽百五十引

聚輕作紛驚蓬羅潏然出涕晉灼曰言皆驚亂遇法固可為出涕者也師古曰營垂涕貌音所

此同義此靖王自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山政反又音力支反明月曜夜蠹蟲宵見師古

亦夜也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熱氣也此言鬱滯之氣與雲平列為義塵埃拂覆昧不泰山師

昭曰泰山上說見字先謙曰官本有見字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壅塞也閉猶

鳥易反讒言之徒蠹生也師古曰蠹生言眾多道遠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賤不

灌屋鼠不熏師古曰鼠小鼠音奚補注王文彬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對曰社鼠

亦見夫社木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補

先謙曰肺當作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

張晏曰葭莩也葭葉裏白皮也晉灼曰葭莩裏之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莩也葭

者其箭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著鴻毛喻輕薄甚也葭莩字張言葉裏白皮非也補注宋祁

曰顏以晉說未明故申云葭莩者箭中白皮以張說為非以裏作裏則誤景德本葭莩葉也裏字

並作裏校去葉字裏字並裏先謙曰官本張注葭莩也作葭莩也當衍葉字葭莩雖有相著之親

然至微薄况疏遠小臣並此微薄之親亦無之也正與鴻毛之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

重對文顏云喻著其義不明疑有脫文宋說裏字並裏亦有誤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

擯卻骨肉冰釋師古曰擯卻謂斥退也冰釋言銷斯伯奇所曰流離比干所曰橫分也師古曰

尹吉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

伯奇乃亡走山林比干諫紂紂怒殺而剖其心故云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

歎以憂致老至於臣之謂也具曰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師

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補注錢大昕曰按地理志諸侯王國

皆止四縣菑川泗水止三縣高密六安皆五縣魯六縣東平楚皆七縣竊疑漢初大封同姓

表徵之城陽五十四人趙三十五人河間二十三人菑川二十一人魯二十一人王國之食邑

皆入於漢無怪封圻之日蹙矣郡領縣多者無過於琅邪東海琅琊郡縣五十一東海縣三十

八琅邪與城陽菑川膠東高密四郡鄰東海與善泗水楚城陽諸郡鄰侯國之析置者多屬

焉此所領之所以多於它郡也中山之陸成豈惟新處隸安險皆常為侯國改置它郡矣

北新成劉向以為涿郡也表宣元之世中山絕而復封所封又是帝子故稍以舊封益之如

向而志屬中山亦是後來益封之證也勝為人樂酒好內師古曰好內耽於妻妾也樂音

侯好有子百二十餘人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似并孫數之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

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曰

稱為藩臣四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四十二年據哀王元鼎五年嗣是靖王以子哀王

昌嗣一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二年元鼎六年表作二年薨其後王嗣據王昆侈嗣

補注宋祁曰康越本作棟棟惡諛也好樂怠政曰棟二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補注



於封後即年薨作一年薨是也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年復

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補注劉敞曰此倫封廣德王廣川王後

表劉奉世曰按表王漢以夷王弟紹封十三年王莽時絕則此倫封廣德者誤也此云廣漢

表云漢必有誤錢大昕曰羅願云按表廣漢至王莽時猶在安得遽云薨無後此廣德王倫

自以廣川系絕故封之廣川惠王傳可見非續中山也中山子孫侯者二十餘人不應取

於見絕之廣川明矣大昕案劉氏以此必有一誤今據羅氏辨正則此傳薨無後以下二十

三字明是衍文倫字形相近非有二人也先謙曰倫實廣德

王奉惠王後王子侯表襄隄侯聖下可證此文誤錢說是也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師古曰謂月事補注沈

白酌此本天子諸侯羣妾當以次進御其有月事者止而不御重以口說故注此丹於面灼

然為識女史見之則不書其名於第錄也說文姓婦人汚見也漢律見姓變不得侍祠周壽

昌曰婦人月事不進御令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曰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

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張晏曰長沙王生乃發非程姬之幸唐姬補注先謙曰張說

意蓋因一索而得義取發祥特用志喜非也上文明云已乃覺非程姬非待王生帝始發唐姬名之

遂開後漢二百年之祚九叶嘉名矣呂孝景前二年立呂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

對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襄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

沙東門外及其母唐姬墓各高三丈又引明統志云定王墓在府城東南

定王發築臺於此以望母唐姬墓方輿勝覽俗傳定王載米搏長安土築臺述異記定王故

宮有夢園真定王故園也先謙曰史表景二十八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補注先謙

薨年與此同史記傳表則定王二十七年薨子頃王鮒嗣服虔曰鮒音拘師古曰鮒音附

王二十八年未知孰是戴史表傳並作康鮒音劬字或作附鮒其音同耳

補注先謙曰十七年薨子刺王建德嗣師古曰刺音來反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師古曰

殺二人又曰縣官事怨內史教人誣告曰棄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師古曰減其官三十四

年薨子煬王且嗣師古曰煬音七向反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補注先謙曰表作初元四

復立曰弟宗是為孝王五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三年薨據魯人承光二年表是此誤子魯人嗣王莽時

絕補注先謙曰表云繆王魯人嗣四十八年薨居攝二年薨

廣川惠王越己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補注先謙曰十三年表作十二年據表繆王建元

作十二年子繆王齊嗣師古曰諡法曰繆四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四十四年表作四十五年

二子誤初齊有幸臣乘距師古曰乘距補注先謙曰乘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入齊因禽其宗族距怨王

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師古曰謂其姊妹也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師古曰所忠名

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孟康曰彭祖子名明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明廣川王子也補注錢

弟傳作罵曰吾盡汝種矣師古曰王誣彭有司案驗不如王言字引宋祁曰浙本案字上有

有司効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

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曰惠王孫去為廣川

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補注先謙曰受疑當作授下文云事師受好

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晉灼曰成慶荆軻也衛人謂之慶卿

士也事見淮南子非荆卿也補注錢大昭曰後代之有門神蓋鵬於此沈欽韓曰秦策范雎

說秦王成荆孟賁之勇史記徐廣曰荆一作羌羌慶字同方言大袴謂之倒頓按此即後世

之袴裙也先謙曰注謂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畢

弋園內家減一皆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曰為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師古曰



也昭信 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裏中刀。師古曰裏古衣袖字答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答問昭平

不服。呂鐵鍼鍼之。師古曰以鍼刺也鍼音之林反彊服乃會諸姬去。呂劍自擊地餘令昭信

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呂狀告去去

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形令我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

幸姬陶望卿為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為明貞夫人主永巷。補注錢大昭曰永巷二字誤

彬曰爾雅宮中術謂之壺疏引王肅曰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耳史記范雎傳范雎得

見於離宮伴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是永巷之名秦已有之後代遂沿其制先謙曰據下文

昭信言修成主諸姬淫亂難禁改使大婢主永巷是永巷二字不誤後人妄改衣服耳李鼎

祚周易集解為闔寺引宋衷注闔人主門寺人主巷是宮中之巷必有主之者永巷蓋諸姬

往來之道明貞夫人昭信復諸望卿曰與我無禮。補注先謙曰後漢馮衣服常鮮於我。師古

主之司其防鍵也華也盡取善繪句諸宮人。師古曰句乞遺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滅我愛。師古曰若汝也設

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褐傅粉其傍。師古曰袒褐脫衣

但賜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呂故益不愛望卿。補注先謙曰司讀曰伺

音錫蘇武傳武益愈言武漸愈也本傳去益大願注謂年漸長大也得其義矣。後與昭信等飲諸

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尊章嫖呂忽。孟康曰嫖音匹昭反師古曰尊尊猶言舅姑也今

謙曰官本注文作呼舅為鍾引宋祁曰法文呼舅下當有姑謀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

字先謙案呼舅姑為鍾亦非官本章聲作尊聲是也標顯同謀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

反補注先謙行周流自生患。補注先謙曰行周流諫非望今誰怨龍信非所望今見罪責無

日屈職同所怨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怨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

具知其主名。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補注令諸姬各持燒鐵其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

身更擊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補注之椽杙其陰中。師古曰杙擊也椽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師古曰令

今欲糜爛望卿使不能神。師古曰糜碎也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

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其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

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方領繡。服虔曰如今小兒御襲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直皆

琴傳曰有人著赤繡方領方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答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

柱燒刀灼潰兩目。師古曰潰決也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呂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

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逆。師古曰逆逆也昭信欲

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注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赦。師古曰赦使其大婢為

僕射。師古曰大婢婢之長年也補注王先慎曰百官表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

課之軍屯吏驛卒永巷宮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孟康注若軍屯吏則曰軍屯僕射永

巷則曰永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籥於后。補注先謙曰方言戶鑰自關而東謂之鍵自關而

是籥鑰古通也或亦作闕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師古曰

心重結意不舒。內第鬱憂哀積。師古曰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憤時不再。師古曰崔憤猶言

音頤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擊鼓為節。呂教諸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

為乘華夫人得朝夕見。補注先謙曰昭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



受易師數諫正去師古曰數音所去益大逐之師古曰益大謂內史請呂為掾師數令內史

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贏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呂為樂

相彊効繫倡闖入殿門相名也奏狀事下攷案補注先謙曰天子倡辭本為王教修靡夫

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煮即取他死人與

都死并付其母師古曰死者尸也次下求其死亦同補注先謙曰都死之死即屍字省文說

死其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本始二年相內

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補注周壽昌

雜治於鉅鹿郡中漢廣川在今直隸冀州秦強縣東鉅鹿即今順

德府平鄉縣治相距甚近凡遺官治獄曰詔獄謂奉詔治獄也 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

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

議者皆曰為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煮生割刺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

人至一家母子三人補注先謙曰謂望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補注先謙曰惟望大惡仍

重師古曰仍頻也當伏顯戮曰示眾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

上庸補注先謙曰去妻即昭信下云昭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立二十二年

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為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一年薨子

海陽嗣補注先謙曰海十五年坐畫屋為男女贏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

女弟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

後十五年補注先謙曰甘露四年至元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瘡為廣德王

師古曰隄音丁奚反瘡音愈補注先謙曰表云靜王倫以惠王曾孫戴王子紹封按王子侯

表襄隄侯聖廣川繆王子地節四年免始元二年聖子倫以曾祖廣川惠王曾孫為廣德王

以上中山靖王傳證之作倫者是瘡倫皆誤也聖為繆 奉惠王後二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

王子戴王弟瘡為惠王曾孫戴王從子諸侯王表誤 子赤嗣王莽時絕

居攝元年嗣 表是此誤

膠東康王壽呂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鐵矢應

曰樓車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師古曰兵車止謂戰車耳鐵矢大鐵之矢今所謂兵

箭者也鐵音于木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兵作樓集解引應注非兵車義也鐵當為鐵說見衛

山戰守備補注先謙曰諸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語所連出其罪也

出猶脫也王溫舒傳行論無出者出亦作脫 寄於上最親師古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

解觀後王未被議徒以意自傷而死可證 寄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之

中又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 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

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補注先謙曰淮南反謀不以上憐之立

賢為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補注先謙曰

據戴王元封五年嗣是賢以四年薨正十 諡為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音

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補注先謙曰武紀元狩三年五月立慶為六安王史漢表並云

嗣然則武 子夷王祿嗣十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十四年薨據繆王本始元年子繆王定嗣

紀誤也 二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作二十二年據頃王甘露四年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

嗣是繆王以三年薨正二十三年表是此誤

前漢五十三



嗣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呂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地入於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呂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三十三年薨。補注先謙曰蘇林曰音奪師古

作三十二年據史表薨於元鼎三年正三十二年表是此誤子勃嗣。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稅。蘇林曰音奪師古曰音他活反其字

從。稅曰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補注先謙曰內謂姬妾所幸姬生子平。子

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曰。妒媚不常在。師古曰媚亦音歸舍醫進藥

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曰。稅為子數。師古曰雅素也數音

所具反。補注蘇輿曰言不齒於諸子之數也。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稅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

收恤稅。稅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

出舍。如清曰出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入獄視囚。

天子遣大行騫驗問。師古曰騫也逮諸證者。師古曰逮捕之補注先謙曰官本之作也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

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補注先謙曰疑讀曰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

稅陷之罪。補注先謙曰言脩平日妒媚。勃無良師傳。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呂

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補注先謙曰最親解見上詔有司曰。常山憲

王早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師古曰適音嫡孽庶也陷于不誼。曰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二

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二萬戶。為泗水王。補注先謙曰案表勃廢平尚封並頃王平立二十

五年薨。師古曰頃王也子烈。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表同偃

孝王以永光五年薨。自本始三年嗣。位至永光五年計三十二年表傳並誤子安。王雍嗣。二十六年薨。補注先謙曰二十六年

朔三年嗣。是安王以二年薨。自建昭元年。至陽朔二年。正十六年表是此誤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王莽時絕。補注先

楊表作

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十年作十二年一年作

年去二字及十字先謙案十年表作十五年案哀王太初二年嗣。是思王元年薨。自元鼎

三年。疑難見。詳至太初元年計十一年表傳並誤。史記作十一年卒。是也。哀王一年薨。不

當作十一年。史記云。商以元鼎四年立。又誤也。史表亦以元鼎四年為商元年。以太初二

年為哀王元年。則商止十年。與傳十一年卒之文。自相違戾。且哀王止一年。薨。史表於太

初三四兩年。書哀王二年。二年。初。而傳云。安世立十一年。卒。果爾。卒年已在史無

公身後。何由知而書之乎。史表謬誤。不可悉舉。讀者以其無關文義。未細加詳校耳。無

子。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補注先謙曰浙本云

二年表作二十年。據表。勤王元鳳元年立。是戴王以始元六年薨。自太初三年。嗣。至始元六年。正二十二年。此是表誤。浙本亦誤也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

煖表作煖相內史不曰。聞太后上書。昭帝閱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為勤王。師古曰立

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王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

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不可得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曰。宴安為鴆。毒。

氏傳管敬仲云。晏安鴆毒不可懷也凶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百數。率多驕淫。失道。

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補注先謙曰人當作民。蓋避唐諱。改凡民。謂細民而況哀

虛受堂



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第二十三 漢書五十四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補注晉召南曰按成紀縣漢初屬隴西郡至元光以後置天水郡其先郡改屬焉故志載成紀於天水下而此傳曰隴西成紀人也

日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補注先謙曰史紀此下廣世世受射法補注先謙

軍擊胡。補注周壽昌曰漢制凡從軍不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師古曰官為郎常

騎常侍補注先謙曰史記云用善騎射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

常侍秩八百石索隱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也先謙案百官表無武騎常侍據史記蓋文

景時置此官後省司馬相如傳相如亦為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

武騎常侍武字不可少師古望文立訓耳

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即位為騎郎將師古曰為騎郎之將主騎郎補注先謙曰

隴西郡尉徙為騎郎將吳楚反時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補注先謙曰

顯功名呂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得賞也

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服虔曰昆邪中國人也師古曰對上而泣也昆音下溫反

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虜恐亡之師古曰負恃也確謂競勝也確音角補

音義引通俗文物堅韌謂之確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補注先謙曰官本入

郡監本改侵作入案史上使中貴人從廣巴與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使聽察天下天下

謂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從遊獵

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

縱是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師古曰走廣曰是必射

鵬者也文穎曰鵬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鵬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師古曰疾三

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師古曰旁引其

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鵬者也已縛之上山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上馬是若望匈奴

數千騎補注李慈銘曰史記句

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曰我為大

軍之誘補注先謙曰誘即上所云誘

字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

曰我為走今解鞍曰示不去補注王念孫曰去當為走字之誤也走與不走走文正相對不

紀十六並同用堅其意師古曰示以堅牢令敵意知之補注先謙曰顏說分用堅其意為

以不示去用堅彼以我為誘騎之意所謂使之不疑也與上文今我留匈奴必曰我為大

師古曰將之乘白馬者也護謂監視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

中解鞍縱馬臥師古曰縱放也



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北地雁門雲中太守。補注先謙曰：史記敘郡前云：嘗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大守，皆以力戰為名。此漏書代郡也。據公卿表，廣由隴西太守為衛尉，則隴西當在諸郡末。史記則云：以上郡太守入為衛尉。武帝

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光元年，隴西太守李廣為衛尉，不書程不識百官志云：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曰邊太守將屯，及

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向於簡易，故行道之中，而

就不擊刀，斗自衛。孟康曰：刀斗，呂銅作錐，受一斗，畫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刀斗，今在

火玄反，銅即銚也。今俗或呼銅銚音姚。補注先謙曰：刀官本作刁，是史記亦作刁。又官本注行下，夜字作故，集解引受上有器字，無上刀斗二字。今下七字，索隱引蘇林曰：形如銅

一斗，故云刁斗。莫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也。莫

軍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

害。補注先謙曰：索隱案許慎淮南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吏治軍簿。師古曰：簿

反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言禁。師古曰：卒

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謂厭苦之也

字不識，孝景時已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曰：馬邑城使大軍

伏馬邑，傍而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韓安國曰：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曰

衛尉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補注先謙曰：元光六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

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補注先謙曰：越本無之字。先謙

臥行連文不合，蓋廣傷不能起，坐故絡而盛其臥也。史記作絡而盛臥，臥行十餘里，是臥字屬上為文不應有之字。明矣。通鑑亦作絡而盛臥，臥行十餘里。廣陽

死，現其傍有一兒騎善馬。師古曰：晚邪視也。音五係反。暫騰而上胡兒馬也。補注先謙曰：廣雅釋詁：因抱兒鞭馬。世表集解：音普茅反。讀如拋枚，乘傳抱薪救火，抱義亦作拋。南

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行且射也。曰：故得脫。於是

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師古曰：當謂

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穎陰侯灌嬰之孫名疆。補注先謙曰：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



呂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師古曰是呂名聲

暴於夷貉威稜愴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愴猶動也蘇林曰陳留人語恐言愴之

之指哉師古曰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孟康曰白檀縣名也屬右北平李奇曰彌節

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呂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沈欽

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

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

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

圍廣廣軍士皆恐廣迺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

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為圍陳外鄉師古曰鄉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

盡廣乃令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不發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引作張而廣身自引大黃射其裨將

漢軍罷弗能追師古曰罷是時廣軍幾沒罷師古曰幾音鉅衣反補注宋祁曰本及越

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

功中率補注錢大昭曰中率中首虜率也封為樂安侯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為樂安

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補注先謙曰官本日作云天文志



占中多引朔說  
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  
張晏曰安猶凡也補注材能不

及中師古曰中庸之人也引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補注先謙曰索隱謂不在人後也然終無尺寸功

自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補注先謙曰史記此句下有且朔曰將軍自念豈嘗

有恨者乎師古曰恨悔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恨上有所字而今本脫之則語廣曰吾為隴

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

補注沈欽韓曰吳越春秋吳王此酒將軍所引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

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飲又音許宜反飲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為人

長爰臂如清曰臂如猿臂通肩也或曰似當為緩臂也師古曰王國風菀爰之詩云有菀

引如說作臂如猿通肩此注下臂字當是衍文官本爰爰緩意也作亦緩意三字其善射

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補注先謙曰藝文志廣喙口少言師古曰喙與人居則

畫地為軍陳射闕狹已飲專已射為戲如清曰為戲求疏密將兵乏絕處見水土卒不盡

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補注沈欽韓曰三略軍井未盡寬緩不苛師古曰士曰此愛樂

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師古曰度音待各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

將數困辱補注先謙曰非見敵急不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

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曰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曰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

知單于所居迺自引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

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徒臣出東道

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師古曰言始勝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師古曰致

大將軍陰受上指曰為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清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不

反奇音居宜反補注宋祁曰數南本浙本並所具反子按師古是孟說自然音所具反音

所角當從如說未有解從孟而音從如也可判其繆焉譚宗浚曰按孫奕示兒編引宋景

文筆錄云孫奕亦誤以為朔先謙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謂不勝敵也補注先

有遯遁失之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補注劉奉世曰按青去病傳是歲出塞無中

也先謙曰武紀云青將四將軍去病傳有前後左右將軍則無中將軍明矣但放既為校

尉不為將軍即青欲令當單于與廣從他道與否無涉非若敖廣俱為將軍必須從一將

軍乃留一將軍也若謂廣與青俱放即不能留軍中俱當單于此必無之理廣死

由青當時哀廣者歸過於青不免曲加文致此自史公文之誤班氏承用之耳大將軍

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補注先謙曰胡注青本與敖友又脫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

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景祐本無廣字劉敞曰莫府衛青行軍府補注宋祁曰廣之莫府

兵皆有莫府張敖監平樂兵置莫府是矣大將軍既不許廣難面不從故但封書與廣之

莫府使奉行耳及後急責廣之莫府亦是劉奉世曰此莫府廣軍之莫府曹吏文書所在

也廣見大將軍未肯去青徑封與廣莫府令如書也與之幕府者猶言與其莫府也李慈

銘曰廣之莫府謂廣所自立之莫府也上云廣行軍莫府省文書則將軍之出各有莫府

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師古曰言愠怒之色形於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師古



食其也食音

惑失道後大將軍

師古曰惑迷也在後不及期也補注王念孫曰正文注文本皆作惑或今作惑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以字本作或

故師古釋之曰或迷也衛青霍去病傳或失道師古亦曰或迷也若作惑則不須訓釋矣

文選范彥龍效古詩注御覽兵部五引此並作或史記同先謙曰注在衍字史記或上有

軍亡導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師古曰絕渡也

幕與漠同先謙曰注渡當爲度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

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滓酒也補音備醪

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補注先

謙曰史記無失字正義軍曲折言

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師古曰之往也簿謂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

自上簿至莫府師古曰劉奉世曰此兩莫府亦廣之莫府也廣見青已還入軍未至莫府而

莫府乃自到耳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

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師古曰知謂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

贖爲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爲郎上與韓嫣戲師古曰韓嫣少不遜乃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

是上召爲能師古曰當戶蚤死乃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

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曰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

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墻音人椽反補注

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關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案陽陵景帝陵蔡爲

承相得賜冢地陵旁於所當得地外侵盜賣錢又取神道地營葬也史記作坐侵孝景園

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師古曰先謙曰公卿表故頃之

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師古曰令其父恨而死也補注先謙曰恨讀爲恨很違也迺擊傷

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

反地皆類此補注周壽昌曰從上雍言從上於雍也故被去病射死而上爲諱若謂地形

高爲上則所云敢從者爲從誰哉時武帝連歲幸雍故敢從之本紀亦祇云幸雍不稱上

也票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爲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

補注先謙曰据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補注沈欽韓曰中人蓋未有敢勇禹有寵於太

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師古曰言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

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已劔斫絕纍欲刺虎師古曰落與絡同謂當時

力追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

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師古曰下甚得名譽武帝已爲有廣

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

千人教射酒泉張掖已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

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畱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補注沈欽韓曰紀要鹽水在火

州東有道從水中行迎貳師還復畱屯張掖天



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補注先謙曰官本右作左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左宣十二年傳注輜重也疏蔽前後以載物謂之輜車載物必重謂之重車人挽以行謂之輦輦輦輦一物也陵召見武臺師古曰未央宮有武臺殿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補注先謙曰上交將勇敵

補注先謙曰見黃圖丹陽楚人五千人補注先謙曰師古曰扼謂提持之也命中之也扼音厄願得自當一隊師古曰

師古曰向補注先謙曰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母騎子女補注先謙曰母無同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

師古曰事須也臣願召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

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補注先謙曰論語其不可者拒之拒古本作

補注先謙曰則前者為爪後者為距雞行爪伸其後屈補注先謙曰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

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師古曰浚稽山名時虜分居此兩

師古曰予李陵騎云欲召少擊眾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張晏曰胡來要害書道

補注先謙曰走音奏補注先謙曰帝疑陵詔陵曰九月發出遮虜郭師古曰郭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

師古曰而向敵也遮虜郭名也補注先謙曰沈欽韓曰元和志述虜郭在肅州酒泉縣北二百四十里李

師古曰障在張掖居延縣路博德所築括地志漢居延故城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

師古曰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浞野侯趙破奴故道在東浚稽山南即亡所

師古曰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

力上甚說師古曰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直補注先謙曰騎可三萬圍陵

軍居兩山間補注先謙曰呂大車為營補注先謙曰行陳備衝突晉馬隆討鮮卑樹機能

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並補注先謙曰令曰聞鼓聲而縱補注先謙曰聞金聲

而止師古曰金謂鉦也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補注先謙曰千弩俱發應弦而

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且戰且引

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師古曰抵當也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補注先

師古曰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日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

師古曰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日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

師古曰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日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

師古曰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日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

師古曰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日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

師古曰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日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

師古曰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日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

師古曰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日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

師古曰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日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

師古曰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日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

師古曰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日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

師古曰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日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

師古曰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日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

師古曰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日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

師古曰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日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



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補注宋祁曰大字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戰斬

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補注先謙曰龍城解見衛青傳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葭音

家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曰自救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草南行至山下單于在

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

張晏曰三十索共一臂也師古曰張說是也索音去權反又音眷補注劉攽曰三十弩一

弩梯弩蓋亦損益連弩而為之雖不能三十臂共一弦亦十數臂共一弦單于下走是

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

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已復使邊臣令漢益輕

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補注先謙曰捕虜是時陵軍益急

亡降匈奴補注沈欽韓曰文選注四十一引陵傳云被校尉管之五十乃亡入匈奴與此

人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曰黃與白為

幟師古曰幟旗也音式志反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

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曰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

年趣降師古曰且攻且呼也呼音火故反趣讀曰促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

軍南行未至鞬汗山師古曰鞬音丁奚反補注沈欽韓曰紀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補注先

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補注先謙曰說文輻輪輻也軍吏持尺刀補注

盡但持短刀抵山補注先謙曰入陘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

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反補注錢大昭曰陵居谷中虜在山上故以壘石投之亦

謂之壘石壘音備傳云具藺石服虔曰藺石可投人石如澗曰藺石城上雷石先謙曰周禮

量人注軍壁曰壘廣雅釋詁壘重也又云積也石重積而下高若軍壁然故云壘石陵入

谷欲南出而匈奴遮其後乘山隅下石以壘斷谷口也若投人之石無壘石之名類錢說

亦誤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曰穿衣卷裹而行也師古曰此說非

便衣不介冑猶古人免冑欲致死於敵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曰言一良久陵還大息曰兵

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補注先謙曰勸陵且降匈奴

如泥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補注宋祁曰浙本客作容王念孫

謂天子客遇之之事客當依浙本作容字之誤也容寬也規誣遇待也規誣誣在寬待之

亦為客遇不思武帝無客遇破奴之理也陵曰公止補注先謙曰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

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已脫矣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復字下有人字須得人字今

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即謂矢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師古曰脫

活反次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如澗曰半讀曰片或云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

下亦同日時天漢二年五月故有冰持以備期至遮虜郭者相待補注先謙曰胡注與軍士期有

也渴顏說誤先謙曰通鑑作一片冰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補注沈欽韓曰六韜五音篇鼙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



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已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

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上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

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已殉國家之急。師古曰：殉，營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有國

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誣欺也。孟康

也。師古曰：孟，說也。齊人名。趙餅曰：媒，補注。先謙曰：胡注。引。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

五千。深輜戎馬之地。師古曰：輜，踐也。音人九反。抑，數萬之師。補注：先謙曰：遷傳作：卽億萬之師。卽向也。

也。抑，卽形近。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

致有。不同。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字與案同。音去。權反。又音眷。補注：先謙曰：拳，當爲拳字之

誤也。遷傳作：張空拳。通鑑用此。傳文亦作：士張空拳。胡注：引文說：拳，並作拳。兼引師古兩

音。通傳：音眷。與此。正。補注：是。司馬胡氏所見。漢書本正文及注。並作：拳。無疑。解詳。遷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嚮

反。補注：宋祁曰：南。浙。兩。本。冒。音。莫。剋。反。首。音。式。授。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

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敗。匈。彼之不死。宜欲得當。已報漢也。師古

欲立功。以當其罪也。補注：先謙曰：當。謂適可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師古

謂欲得適可之事。會而動。非真降。匈。奴。顏說。非。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師古

與。纜。同。謂。淺。也。僅。也。史。傳。通。用。字。他。皆。類。此。補注：王念孫曰：廣雅：董。及陵與單于相值。而

少也。董。與。僅。同。凡。言。財。幸。裁。幸。財。察。察。財。擇。財。哀。財。賈。義。皆。訓。少。及陵與單于相值。而

貳師功少。上言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師古曰：沮。謂毀。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

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彊。弩。都。尉。路。博。德。迎。陵。博

德。老。將。出。塞。不。至。令。陵。見。沒。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孟說。非。也。帝。意。既。悔。追。思。前。事。以。爲。當

陵。發。出。塞。之。時。方。可。詔。博。德。繼。其。後。以。迎。陵。軍。乃。於。陵。未。行。時。預。詔。之。使。博。德。差。爲。陵。後

距。得。生。姦。詐。上。奏。而。遂。令。博。德。別。出。西。河。致。陵。軍。無。救。也。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

公孫敖。孟康曰：因杆。胡地名也。師古曰：杆。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

言李陵教單于爲兵。已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補注：何

記云：匈奴單于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與。此。先。後。不。同。先。謙。曰：陵。入。匈。奴。後。漢。西

事。漢。書。較。詳。審。當。以。漢。書。爲。正。陵。是。當。戶。遺。腹。子。不。得。有。弟。史。記。作。族。陵。母。妻。子。是。隴。西

士大夫。呂李氏爲愧。師古曰：恥。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自。其。後。漢。遣

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已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

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少字只云李卿下同。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

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已李緒而誅。使

人刺殺緒。大關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關。氏。單于之母。單于匿之北方。大關氏死。迺還。單于壯陵。已女妻

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師古曰：丁靈。胡之別種也。立爲王。而主其人也。補注：先謙

里。匈奴蓋以丁靈王封衛律耳。先謙案。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補注：先謙

下。文。云。律。常。在。單。于。左。右。胡。說。是。也。漢爲胡騎。而屯長水。故律生長爲漢人也。又詳蘇武傳。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

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補注：先謙曰：當云：單于愛常

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

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師古曰：故人。謂。舊與相知者。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



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而數

數自循其刀環師古曰循謂摩順也補注周壽昌曰環者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

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蘇林曰博且飲也師兩人皆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一

注譚宗浚曰史記陸賈傳陸生至尉他魁結集解引服虔曰魁音推今兵士椎頭結髻謂

引顧索隱魁直追反結音計且案其魁結依字讀之亦得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他同其

風俗但魁其髮而結之據此則魁結乃中國所有胡服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

主上富於春秋師古曰言霍子孟上師古曰子孟光之官少叔師古曰子孟光之用事師古曰子孟光之

不應補注先謙曰孰視而自循其髮師古曰謝以吾已胡服矣師古曰謝以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

苦師古曰言霍子孟上師古曰謝以官少叔謝女師古曰謝以辭相問也師古曰謝以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師古曰謝以

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師古曰呼其字補注陵字立政曰少公師古曰呼其字補注歸易耳師古曰呼其字補注

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師古曰呼其字補注范蠡徧遊天下師古曰呼其字補注

蠡行遊與齊地居奄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師古曰呼其字補注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呼其字補注

忽龍變仁義沈浮陵曰丈夫不能再辱師古曰呼其字補注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師古曰呼其字補注

而語之後陵曰丈夫不能再辱師古曰呼其字補注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師古曰呼其字補注

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陵沒匈奴子孫因居北狄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據此是陵娶

單于女後後有子也賢祖父兄弟仕魏周皆至大官先謙曰天漢二年至宣帝元平元年

蘇建杜陵人也補注譚宗浚曰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云蘇氏出自己姓額頡裔孫吳回為

生為周司寇世居河內後徙武功杜陵於昆吾昆吾之子封於蘇其地鄴西蘇城是也蘇忿

必唐以來諸傑所載而歐公采之地理志杜陵下云宣帝更名而戰國策齊助楚攻秦章

得稱從武功杜陵也至明康海武功縣志據此以蘇建蘇武為武功人則不脫地志奉附

之習耳先謙曰史呂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師古曰呼其字補注呂將軍築朔方後呂衛尉為遊

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元朔後一歲呂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

襄亡服虔曰失軍師古曰呼其字補注當斬贖為庶人師古曰呼其字補注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為奉車都尉賢

為騎都尉補注宋祁曰南中子武最知名師古曰呼其字補注

武字子卿少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廢監師古曰呼其字補注移音移師古曰呼其字補注補注先謙曰詳昭紀時漢連

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畱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畱之師古曰呼其字補注呂相

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呼其字補注且音子閭反鞮音丁奚反師古曰呼其字補注補注先謙曰據匈奴

漢襲之師古曰呼其字補注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呼其字補注子發蒙師古曰呼其字補注家人子姪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

無傷也此以丈人為家長也故單于比漢天子於丈人行若泛然尊老之稱不當盡歸漢

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師古曰呼其字補注迺遣武師古曰呼其字補注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畱在漢者師古曰呼其字補注

厚輅單于答其善意補注錢大昭曰輅閭本作路先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

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募士師古曰呼其字補注斥候百餘人俱師古曰呼其字補注卒及在道為斥候者既至匈奴置

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師古曰呼其字補注鄉善今乃益驕故曰非漢所望

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師古曰呼其字補注漢有長水校尉尉掌長水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其註戾太

子傳則又曰今鄂縣東有長水余據水經注長水出杜縣白鹿原北緱王師古曰呼其字補注者昆邪王姊子

入霸水胡騎蓋屯於此非胡名也戾傳說是虞常蓋亦先沒於匈奴緱王者昆邪王姊子



也師古曰昆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泥野侯沒胡中擊匈奴兵敗而降及衛律所將降者

母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常則常以長水胡屬律若不敘虞常沒匈奴之由則并此語為贅文陰相與謀劫單于

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補注沈欽韓曰此下應有虞常二字蓋衛律長水胡人上文云長水虞聞漢天子甚怨衛

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

王奪皆死師古曰被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曰狀語武曰

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師古曰言被匈奴侵犯然後死是為勝惠

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師古曰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

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

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煨火師古曰煨謂聚火無炭者

文煨鬱煙也師古曰覆身於坎蹈其背已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師古曰息

惠等哭與歸營師古曰覆身於坎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師古曰

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衛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師古曰先舉劔欲擊之勝請降

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

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師古曰蘇君今

日降明日復然空自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

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

何已女為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為也補注王念孫曰見字本當在女字上何以見女為

遂失其指然據此知漢書本作何以見女為也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

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

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

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

絕不飲食師古曰飲方於禁反食讀曰飲補注王念孫曰此本作絕不與飲食師古所見

之師古曰咽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師古曰齊召南曰按北海為匈奴

可渡海北多大山即此北海也今日白哈兒湖在喀爾喀極北鄂羅斯國之南界使牧

羝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不絕其事若燕太子丹烏白頭

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師古曰無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

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食之師古曰蘇說是也中古草

字去謂藏之也音丘呂反補注劉放曰今北方野鼠之類甚多皆可食也武掘野鼠得即



食之其草食乃頗去藏耳。餘詳前周壽昌曰去即弄字陳遵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去以為榮注去藏也。與此同王文彬曰左昭十九年傳以度而去之疏去亦藏也。又云字書去作弄謂掌物也。今關西仍呼為弄東人輕言為去文彬按訓去為藏本反言以見意猶治之言亂香之言臭也。王先慎曰御覽九百一十一引此文無去字。又引唐書云吐蕃有草名速古芒葉長二寸狀如鐵蒿每莖不過三四葉其莖蔓其花其根連珠如麥門冬有鼠長於常鼠每二三十同一定至秋鼠皆收此草為藏多者至數石俗亦掘草根取證蘇說與張劉說並通。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師古曰軒武能網紡織。繫弓弩。師古曰織生絲織也。可以弋射。樂謂輔正弓弩也。疑有結字。王念孫曰結網與紡織對。文宋說是也。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七引此。正作結網。紡織漢紀同。沈欽韓曰管子輕重甲篇十鈞之弩。不得葉嫩。不能自正。韓非外儲右榜繫者所以繫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師古曰服匿如小狍不直也。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帳孟康曰服匿如小狍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帳也。晉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巽受二斗。所曰服匿。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補注。勸宗萬曰南齊書陸澄傳。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觀器底。有字。髣髴如澄所言。可以證孟晉。注沈欽韓曰劉云服匿如小狍。帳案今微卒所宿。若倚廬者是也。范成大石湖集。河邊服匿多生。口乃承用。劉說十國春秋。南唐章僚使高麗。有溫器名服匿。狀中國之鑊。其底方。其蓋圓。可容七八升。及南齊陸澄所言。又與孟晉二說合。其穹廬則大帳。淮南齊俗訓。作窮廬。梁書。諸夷傳。高昌屋宇。雜以百子帳。唐書。吐蕃傳。貴人處於大帳。帳名為拂廬。旣。斂。胡。今蔡條鐵圍山叢談。古號百子帳。北之穹廬也。今俗謂之。拂廬。程大昌演繁露。唐人昏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婚宜。而其制本出戎虜。特穹廬。旣成大帳。如今尖頂圓亭子。而用王死後。人眾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師古曰令音零。青種。通冒四隅。上下便於移置耳。王死後。人眾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師古曰令音零。靈王蓋使人盜之以困武也。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師古曰武不取求訪之。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

前長君為奉車。服虔曰從至雍。械陽宮。扶輦下除。張晏曰主扶輦下除道也。觸柱折轆。刻大不敬。伏劍自刎。師古曰刎斷也。斷賜錢二百萬。曰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張晏曰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師古曰宦騎宦者而為騎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之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師古曰不幸亦謂死。太夫人。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乾人命短促。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呂老母。繫保宮。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久矣。繫保宮。追言始降時。子卿不欲降。何弓過陵。慮而不欲降之情。無以過於陵也。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師古曰周壽昌曰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王必欲降。武。師古曰先謙曰胡注匈奴封李陵為右校王。故稱之。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師古曰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師古曰陵惡自賜武。若示己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今人送物與人。而託其名於妻者。往往有之。其稱賜者。陵在匈奴。已立為王。故也。云惡自賜武。蓋嫌於自居其名耳。周壽昌云。陵自媿於武。惡自賜之也。其妻為單于貴主。故使賜之。先謙案。周說是。此云惡者。所謂羞惡之心也。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

前漢五十四

五十二



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

里各居其邊為區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漢此為因邊境以為官李說

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為侯望之室服說也本非官號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之

處因呼之耳李晉二說皆失之區讀曰區同音一候反脫音土活反補注沈欽韓曰區脫

猶俗云邊際匈奴與漢連界各謂之區脫似不當以為土室且侯望自有樓櫓非居土室

所辦先謙曰沈說是言邊界捕得生口言太守曰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

耳諸家皆誤注讀曰之曰官本作與是

哭歐血旦夕臨師古曰鄉讀曰嚮數月昭帝即位補注劉敞曰數月字當屬上句先謙數

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補注宋祁曰江

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官本道作過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

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補注王念孫曰某澤二字文義不明某當為荒字之誤也

澤通謂之海海邊無人之地故曰荒澤中

武等在荒澤中也藝文類聚鳥部中引作某澤則此字之誤已久漢紀正作荒澤使者大

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師古曰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

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雖驚

怯令漢且貫陵罪師古曰貫寬也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曰欲劫

劫齊桓公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

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

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隳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隳墜也音大回反補注先謙

雖字下疑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前已降及物故凡隨武還

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

南曰按此專記武官屬耳匈奴傳言有馬宏者前以副使西域為匈奴所遮不肯降至

是與武並還漢王念孫曰釋名漢以來謂死為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

記張丞相傳集解引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魏朝謂物故也言無所能於事念孫案

宋說近之物與物同說文物終也或作沒物聲近而字通今吳人言物字聲如沒語有

輕重耳物故猶言死亡楚元王傳云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夏侯勝傳云百姓流離物故者

過半物故與流離對文皆兩字平列諸家皆不知物為物之借字故求之愈深而失之愈

遠武曰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補注先謙曰胡注班表典屬國本秦

豕而無牛則為少牢今人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補注先謙曰胡注班表典屬國本秦

獨以太牢名牛失之矣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為中

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師古曰復常惠後至右將軍封

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引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

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



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宦者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

補注先謙曰百官志左右武著節老臣補注王念孫曰著節本作苦節字之誤也舊本

曹皆加官諸曹受尚書事注引此傳云宣帝以武苦節老臣令朝朔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

望改苦節為著節仍藝文類聚職官部二同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子昆弟故人

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

昌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

老子前坐事死上問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

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補注先謙曰聲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

者至上曰為郎又曰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補注先謙曰天漢元年

年武使匈奴甘露二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張晏曰武帝

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遂言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法其形貌情欲篇注法象也署

其官爵姓名師古曰署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

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頌侯韓增補注宋祁曰頌或作維沈欽韓曰衛將軍車次曰

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

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

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言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師

古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

黃霸廷尉于定國補注先謙曰定國於甘露二年由廷尉為御史大夫三年代霸為丞相廷尉二字史駁文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

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言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曰此

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誠謹貌也音荀補注李慈銘曰恂恂

則悛悛乃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

言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趣來此

言雖小可曰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補注宋祁曰南本代作世沈欽韓曰自廣至陵

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已成仁無求生已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師

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蘇武有之矣



師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宦者故隹見。漢書五十四

漢書五十四終

漢書五十四



